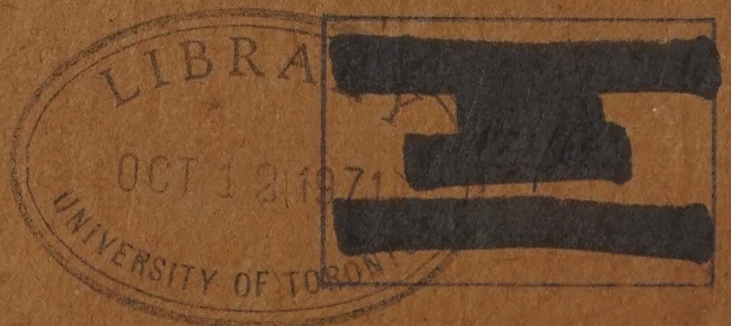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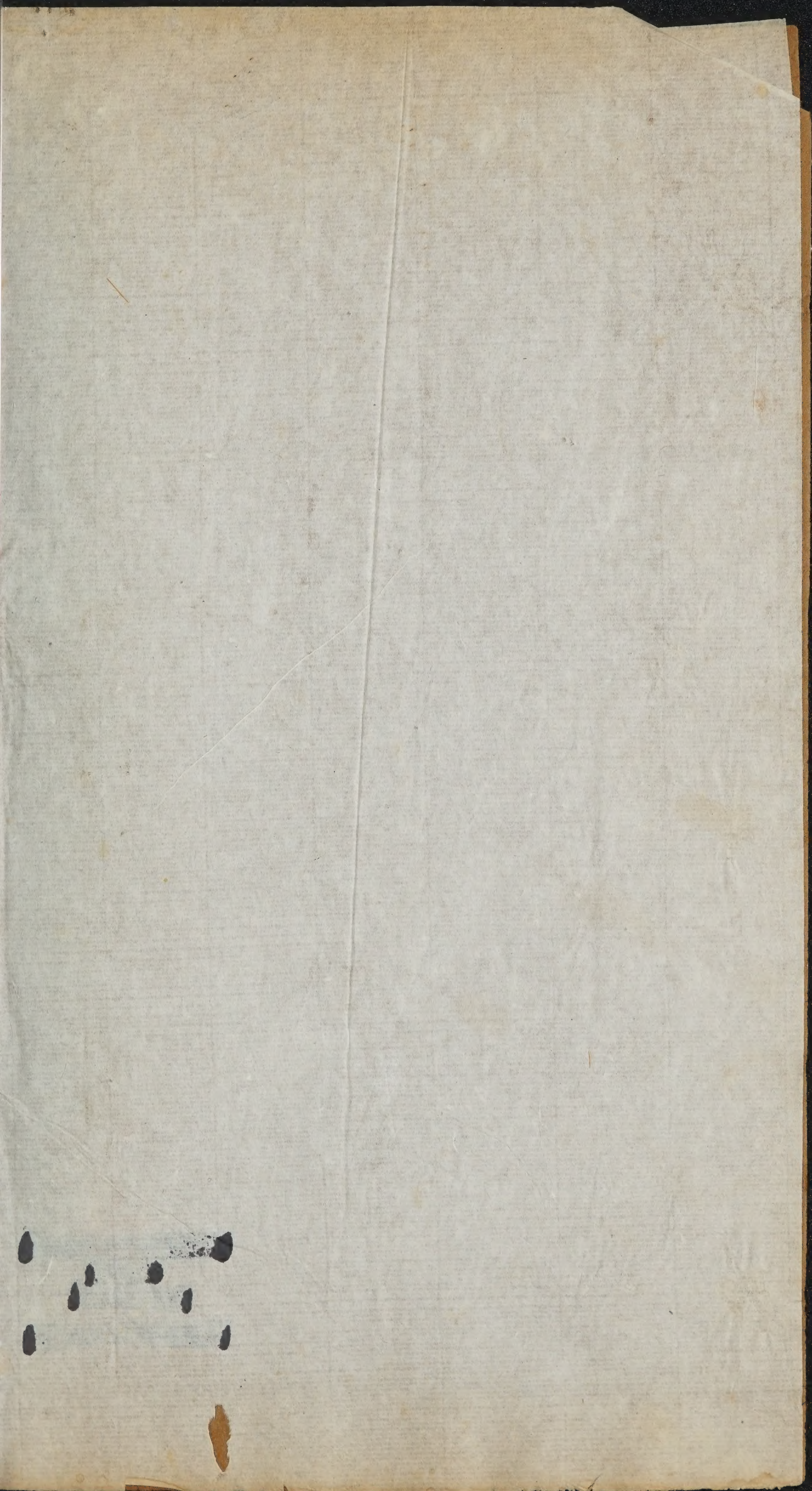
輝縣志

卷十八

第柒冊





輝縣志卷十七

輝縣知縣黔筑周際華石藩纂輯

藝文志三

記下

國朝

改建宋包孝肅公廟記　周　玘

余歸自京師之明年授徒家塾筆翰餘暇則於十三經諸子史中信手抽閱偶得宋史內元右丞相監修國史脫脫等所謂包吳趙唐四公合傳其論包孝肅公云公本忠厚非孔子所謂剛者乎吾共西舊有包公廟北距太行之麓二十餘里南臨峪水其創建碑碣邑乘皆無

考其重修則某代年月日某人也廟之北居人數十百家聚成村落即名曰包公廟村村中為往來孔道舉凡大河南北以及晉省澤潞諸州商賈摩擊絡繹不絕以故數千里外皆知有包公廟至其地者往往謁公之廟瞻仰公之遺像焉歲在辛巳夏秋之交疫病大作村人或禱於廟輒有奇驗於是遠近焚香拜祝車馬喧填累月未已且又各捐貲財以為重修廟宇之備冀公之靈大有造於斯人而咸獲其庇佑於靡涯也余於是村先世有田園廬舍踰河而南去廟半里許隴墓在焉又於嘉慶年間攜兒子輩授徒是村公之廟余瞻拜而憩息者數矣毋謂廟之基址負山面河地勢高敞信為形勝

然瀕岸陡偪秋漲衝齧幾無以妥公靈也既而村人某
某等與有改建之舉以昔年衆捐之貲卜地於舊廟之
東偏數武經始於某年某月畫今春事竣而俾余爲之
記余維公在宋仁宗朝忠國愛民不可勝紀曾以京東
轉運使改尚書工部員外郎直集賢院徙陝西又徙河
北又承命往河北調發芻糧又除龍圖閣直學士河北
都轉運使請罷河北屯兵渾源於宋屬河北當日隸於
部內受公之庇食公之福概可想見而公之威靈復有
以呵護而保全之固有是理必謂於時疫流行之際顯
厥靈以戒衆人之耳目則不類於公之生平而爲吾儒
所存而不論矣然即此亦足以見公之德澤在人越數

百年而銘心未艾也祠廟之改建豈不宜哉抑余又有說焉公廬州人也按廬州府志香花墩者在南城外濠水中爲公生平讀書處今爲公祠蒲葦數重魚鳧上下長橋徑渡舊有軒名回瀾遊人至此作濠濮間想茲之廟貌踞岸臨流掩映行麓佳勝殆足相媲倘吾鄉之士謁公之廟仰公之靈而慨然想見公之爲人舉宋史之所大書特書不一書者從而私淑之步趨之一如公在花墩之懋厥修焉則公之所庇於吾鄉者又不在乎祈禱之靈而隱寓乎身心性命之益也是爲記 宋玉珩 採訪

重修衛源廟碑記　周際華

國家惇崇秩祀凡名山大川之在郡邑者歲時

命有司虔恭將事所以答神庥重祀典也四瀆之在中州者有二曰淮曰濟然濟發於懷旋巳伏流而淮入於河獨衞源爲河北巨鎮興雲降雨澤沛四方附泉良田數百頃咸資灌溉而下流合丹淇諸水自臨淸而北至直沽會河入海迤委千餘里通漕濟運千艘銜尾以達

神京水德靈長尤非僅一州一邑之利賴巳也考縣志廟始建於隋加封徽號爵同王者歷唐宋元明迄我

朝康熙三十四年歲次乙亥相繼修理乾隆十五年歲次庚午

翠華臨莅

宸翰親頒山川焜耀迨茲幾百年矣道光五年前令監利仙舫

游君憫其日就頽敝與今儒學縣坪郭君艮齋璩君其謀所以新之捐廉倡修衆紳樂附不逾時而正殿大門均已告成適游君以憂去丙戌春余承乏斯邑展事廟中周覽循視尚有西廡及鐘鼓兩樓亦就剝落與夫像設之未整丹雘之未施是皆不可不亟爲興飭者爰召紳耆捐俸以爲之導亦皆踴躍樂從遂鳩工庀材閱五月而蕆事飛甍舒翼俯鏡清泉紺闕凌雲仰規碧巘靈居肅秘神貺允昭歲比有秋災癘不作亦可見天人感應甚微而至速矣夫妥神以爲民祈福補前人未竟之功皆守土責也而諸紳耆恪恭執事寒暑無懈亦有可嘉者爰書其事於石其樂捐姓名並工費若干詳記碑

陰爲後來者留意焉

孫夫子祠碑記　　程祖洛

容城三賢者光明俊偉皆足以撑拄宇宙元劉子靜修

明楊子椒山明與

大清交會之際則有孫子夏峯三君子有合刊文集行於世

如華嶽三峯動千古之仰企焉夏峯先生諱奇逢字啟

泰萬歷二十八年庚子領鄉薦癸丑試禮部報罷是年

交周吏部順昌庚申魏科都大中出使江右與先生定

交於楊忠愍祠天啟元年客都門左僉院光斗亦以氣

節敦交訖吏部科都交先生皆假於鹿職方善繼而僉

院之交先生則假於科都也左魏與周先後罹璫難先

生與定興鹿氏祖孫父子苦心營救不可得作乙丙紀
事載集中僉院身後謚忠毅科都謚忠節吏部謚忠介
三忠姓名芳流史筆視其所友則先生可知矣崇禎三
年庚午御史黃鶴嶺疏請徵聘以病辭八年乙亥禮科
給事中王正志疏舉眞孝眞廉乞擢用不赴九年丙子
聚義勇守容城直隸巡撫張其平恤刑員外胡向化疊
次薦舉皆不就十一年戊寅入五峯山結茅爲避地講
習計

國朝順治六年己丑告墓移家南徙至祁州忠毅門下士
刁生名包者留止其家七年庚寅徙輝縣九年壬辰衛
河使馬光裕以夏峯田廬持贈疏籬敝席兀然一榻先

生安焉順天巡按御史陳渒水舉山林隱逸督撫巡按
下所司起送赴京以老辭
聖人寬厚全其志不加敎迫十年癸巳作十友社講學月一會
於百泉康熙五年丙午九月睢州湯公斌詣百泉問學
門弟子負笈數千百里來受敎者無數皆稱爲夏峯先
生十四年乙卯捐館舍葬夏峯東原睢州作啟約輝邑
合衞郡紳耆儒生具牒籲督學使者祀先生於百泉是
即所謂夏峯先生祠也方望溪宗伯作先生年譜序云
其行事或近於俠烈而治身與心則粹乎先儒睢州序
徵君文集云當草昧初開干戈未戢人心幾如重寐賴
先生履道坦坦貞不絕俗使人知正心誠意之學爲

興朝理學之大宗二公之言可爲定論余奉
帝命來撫中州得讀先生全集心切嚮往久矣越三年前山
右觀察劉君大觀述及夏峯祠堂日就頹壞余曰是有司
之責也爰捐俸於輝縣周大令際華大令亦踴躍願捐
俸終其事遂起工適稽賑務抵獲嘉去輝咫尺拜先生
祠下見祠後有空室數楹爲比邱積薪所因思先生嘗
救左魏諸公多義士冒危險忘身家性命相與奔走絡
繹皆以先生之心爲心者也即空室爲忠義祠以定興
鹿太公正忠節公善繼及夏峯先生與三忠顓頊於中
餘子列諸左右忠肝義胆既炳照於生前復得萃臨於
奕禩準以古法實無乖違在天靈爽當亦欣然也然扶

持正入動捋虎尾在人為一生奇特事在先生則為餘事先生廬墓六年著麻衣以讀禮是立本於孝也鶴書頻下終守白雲是進退有據也雎州執弟子禮得先生指授以理學名臣配饗

聖廟是師道立成就天下之真儒也夫孝廉俠烈隱逸三德備於一身先生為何如人哉然猶未足以盡先生正心誠意全節完名卧巖谷而師天下其道尊矣祠績修於道光丙戌之秋而迄工於冬爰伐鹿門山中一片石記述先生之峻德清風使欽仰者知俎豆馨香非倖致而出於世道人心之所不能已也是為記

鄧夫子祠碑記　　麟慶

邵子之學本於言理而極於言數始於豪邁而終於謹細基於刻苦而成於安樂雖其所造詣與二程橫渠稍有異同而明道以爲內聖外王之學晦翁以爲古之風流人豪至於言易且引其說以補伊川所未備然則先生之於程朱豈有閒哉輝縣蘇門山向傳爲邵子所居之地考諸本傳邵子先世范陽人曾祖令進從衡漳父古又徙共城共城者今輝邑也以居母喪廬於蘇門山百泉之上堅自淬厲冬不鑪夏不箑夜不就席者數年是時北海李之才以獲嘉主簿權共城令聞其篤苦乃往與語物理性命之學授以易圖而邵子妙悟天授旁通四達其超然自得者有非之才之學所可盡也其後

客遊四方葬親伊水上遂定居焉詔書纁帛屢徵不出安樂窩之名聞天下而不知其始寔托基於輝之蘇門山百泉也輝邑山水多奇秀而蘇門與百泉最名非但其地之佳勝足以怡人亦以邵子之故其學之探賾索隱鉤深致遠足以知百世之後其風之頑廉懦立鄙寛薄敦足以師百世之下凡孔子孟子之所言者邵子皆足以當之然則其祠之廢而弗舉非畧與山舊有邵子安樂窩後移泉上其西南有桃竹園園有擊壤亭亭有邵子像其後裔祠奉焉予於道光七年攝視按察使事以護送凱旋大兵道出百泉見牆宇傾圮竹樹荒蕪惻焉傷之會黔中周大令際華有興修之舉而欣然爲之

助今年八月落成易亭為祠而奉像於其中書來囑為之記予惟邵子之學久有定論淺瞥未識誠不足以測其淵深徒以生平仰止之懷而又適經所棲息之地誠不忍先賢遺址遂就湮沒祠舊有祭田久而失之周侯復為經理其廢以田屬縣學收其稅入用供祭祀而以所餘給奉祀生祠之祀庶以永久圍之南有孫夏峯徵君祠亦久廢　前大中丞歙邑程公損而新之懿哉聖學庶由此益明非但為山水生色而已　山長[illegible]記

移置百泉書院城內記　周際華

百泉在縣城西五里泉上有山曰蘇門[illegible]易處宋則邵堯夫居之元則姚[illegible]

齋竇子聲先後講學於此而孫鍾元則於
國朝初由容城徙家夏峯授生徒於百泉上湯潛庵耿誠
齋其尤得力於先生者也太極書院之名闕於姚趙二
公偕許竇諸公講明太極之理此書院之所由始也明
吳伯通爲提學副使更名百泉百泉云者葢憂俗學支
離冀諸生探本窮源得蒙養之道耳孫用正謂太極書
院專以爲己百泉書院有督課學校之責專爲下學之
士言之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其址舊在泉之左崇禎
壬午汴梁遭寇決水没城遂移鄉試於河北改百泉書
院作貢院至順治乙亥始復貢院於汴而屋舍猶存康
熙二十三年改作科歲試考棚乾隆十五年改作

翠華行宮時邑令銀江文公季棠課士最勤謀欲重建而有志
未逮至四十一年曹縣何公文燿始得地於邵子祠之
南而書院乃移於泉右矣閱八十年來漸零漸落半厦
無存道光六年予蒞任之初祈雨泉上惟見頹垣碎甓
而已青衿城闕是用隱憂因念
聖天子作育羣材培養備至邊陬僻壤均荷陶甄矧此地代
產名儒師資固不遠也川流嶽峙何獨於此時無靈耶
儒行之不修督課之不力耳我輩讀書成名身膺司牧
不此之務將焉務哉於是籌所以葺之者計工料必需
四千金以上而諸生膏火亦必以數千金生息乃可勢
不能作新築於泉上幸城內南街有官房一所完全百

餘間以此講業寬然有餘乃捐金一千四百兩置之移百泉書院於此雖易其地而仍其名以誌不忘先儒之意且以爲諸生務本之箴庶幾乎肄業有所矣而膏火之資未備也爰謀之郭粲坪璩艮齋兩學博集諸紳議捐聞者樂赴共捐錢三千餘貫分商生息按夏冬兩季分給除每月校試捐廉優獎外又歲捐脩金三百兩聘請名師力加訓課考校之暇講明身世之本並作爲學約十條（約詳書院卷內）以資磨礪此規模之粗具者也顧此事爲

國家儲材非徒爲諸生豢養來茲學者須深求乎姚許諸儒講學之旨與夫太極百泉之所以名各正性命自課

身心俾道學之傳不讓前賢獨步斯文風日振士習可端家誦戶絃科名不待問矣是爲之記

百泉書院歲修紀畧

周際華

書院分中東西三院計房一百餘間論者以爲屋舍過多來學者頗形寥廓且歲修難於籌款恐終傾廢殊非長久之策乃集諸紳商之以西院四十餘舍爲講學之所中東兩院出售廉其值售錢千貫發當商生息息計周年一分可得百千歸儒學司其出入除歲時補葺費用外每有鄉科即以所餘修費資俾在院肄業諸寒士得以觀光以勸來者其僅在外應課者亦準給以院內之半無論人數之多寡盡其所有資之（本金切不可動永以爲

準倘後有樂善之家從豐添補使之寬然有餘尤爲守
土者之所厚望謹書其畧於石

建義學碑記 二十處畧同　　　周際華

古之教者黨有庠家有塾春仲出民里胥鄰長坐於左
右塾稽其勤惰至農隙而於此肄習焉義學之設蓋仿
諸此先王非徒以是廣登進之路也惟使天下之人無
不學斯野處者既不匿其秀而惷愚無知之民習聞仁
義中正之訓亦得相安於耕鑿衣食不至惑於異端邪
說陷罪戾而不自知此三代之隆所由道德一而風俗
同也

國家文教誕敷無遠弗屆偏州下邑皆設有書院義學以

廣樂育興教化顧奉行歲久名存實亡者有之丙戌春
余始莅輝邑首捐立書院於縣治之南爲諸生講業地
其城關鄉鎮勸論共立義學邑中紳耆咸踴躍從事東
關爲近城地經首事孝廉方正秦炳生員張兆芳及紳
士人等公議設於　子羔夫子祠並勸捐錢壹百千余
亦助錢壹百千共貳百千生息以充公用其延師脩脯
附學額數一切經費出入諸首事分年輪班經理備刻
於石以垂永久其餘城關村鎮共捐十九處規條悉準
東關焉抑余考縣志所載義學之處今俱不存豈非有
司視爲具文而諸經理之人處置有未善歟則凡諸君
子之司其事者實力奉行久而不墜使人材[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刮

盛朝崇儒重道之誼其必有不俟余言者文治之興將拭目
覘之矣是爲序

重修姚文獻公祠堂記　周際華

輝邑多古名賢遺跡而開道學之緒者自文獻公始
國朝孫徵君繼之其卜築蘇門蓋亦步武雪齋希蹤先哲
非徒樂其山水已也明嘉靖初始建專祠祀公康熈時
邑紳孫君暨乾隆三十五年前令吳君相繼修葺迄今
五十餘年又就圮矣丙戌春余始蒞茲邑慨古蹟之盡
廢擬次第修復首葺孫徵君祠適文獻嗣孫一峯呈請
修理顧同時並作力有不逮是以屬其族衆共襄盛舉

而予即捐俸以助工焉今年五月一峯以重修落成告
請署祠額並為之記其事於石余惟表彰先賢遺軌乃
司牧之事方愧未能獨任既得其賢子孫追崇根本煥
然更新樹一邑之典型來四方之觀法尤可喜也方今
聖天子敦尚正學若徵君者既從祀
聖廟而文獻公名在天壤廟食千祀固非茲一邑所獨推而
奉之也然而里居在焉族姓相仍箕裘罔墜則所宜觀
感而興起者當何如又況為其子孫者乎爰書之以彰
其不忘先澤之美而並勗其後嗣其相砥礪遠紹數百
年正學之傳是余之厚望也若夫文獻之學問淵源與
其出處大節則有其遺書及史傳在茲不復書

新修耶律文正公祠碑記　周際華

元儒耶律晉卿名楚材謚文正其出處詳載元史不復贅錄茲以其宜祀諸泉上之義爲都人士告之公以晚年去相讀易梅溪著有梅溪詩集梅溪去泉上里許耳予考其舊址故老皆不能詳徒於荒煙蔓草中作憑弔無聊之感大懼崇祀之不修而儒行之終沒也魂兮歸來何所棲止哉泉之東北有屋三楹幾於剎落初不知其爲前明賢邑宰張侯克儉祠也因葺而新之祀公於此公之所以托跡梅溪者蓋無時不樂乎泉上矣以其所樂而奠其所居神其有靈嘗必我許且得與周程邵孫諸夫子環泉相向儼乎晤對一堂非尤其所樂耶方

肇修適 中丞楊海粱先生巡閱至泉上樂聞此舉郎捐俸百金以助閱兩月而告成設主致祭而公於是乎有所托矣嗣知其爲張侯舊祠而文正已主之奈何因更設張侯木主以配張侯有知或崇儒有同心而恕予之考古不力也幸甚

報德祠碑記 周際華

邵子安樂窩舊在蘇門山之西麓乾隆十五年添置新安樂窩於舊窩之南彼其時盖取其遊覽之便遂不計其名實之誣也 麟見亭先生秉臬來豫偶憩百泉上訪邵子遺跡屬修擊壤亭亭成勒之石桃竹園郎其所也並屬將新安樂窩改作報德祠凡有功德於泉上者

皆宜春秋享祀以報之而仍以安樂之名還之舊窩毋使牽混俾考古者得所依據焉斯善矣華於是遵而改之祀中丞章公總河嵇公等二十二人於其內旋於舊窩中建祠三楹聚石爲垣以期永久而新窩之遺像乃有所歸矣是舉也有兩善焉安樂窩之名原無新舊還其本來之面目庶幾地有專屬而名無兩歧也且人之好善誰不如我有此祠以彰之則往者可以不朽而來者亦因以自勸有此二者余不敢忘　見亭先生之意也爰勒之石以告後之守此土者

修三城樓記 輝邑舊無北城門城上一卡房而已　周際華

封建必以城郭爲先非徒示以觀瞻矣乃資之保障城

上有僂名之曰敵以伺寇戎以貯甲兵以嚴刁斗胥於是乎在焉吾儕身處太平目不見旌旗耳不聞金鼓豈非大幸然古人安不忘危則思患而預防之惟有備乃可無患昔董安于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皆以荻蒿苫楚廧之公宮之室皆以鍊銅爲柱質尹鐸循之孟談資之趙襄子恃以不敗顏眞卿之備平原也逆知祿山芽孽乃陽託霖雨增陴濬隍料丁壯儲廥廩以備不虞厥後祿山反河北盡陷惟平原存魏時王元謨猶在滑臺江淮無警而沈璞爲盱眙太守繕城浚隍爲城守之備僚屬皆非之及魏兵南向郡邑皆亡惟璞城守此皆寓深心於無心而預有事於無事者也前師不遠安得人

入而攻之耶共城僻在山坳原非形勢所必爭之地然而西壓太行深岩劖穴或者伏戎於莽竟未可知有宋岳忠武戰金烏珠於侯兆川中此地悉遭蹂躪

國朝嘉慶十八年滑匪李文成率數千人由北流河迤邐竄入四十八盤藉司寨以爲據所過之處去城二十里耳其時南城已圮五十餘丈而守望竟無樓可憑衆生皇皇莫知所措苟非總戎楊誠村以兵出臨淇間道聚而殲之（楊誠村縣人後封果勇侯）官斯土者將何所恃以爲無恐丙戌春杪予莅茲邑他務未遑先將南城修舉次及監獄倉廒衙署邵康節夫子祠孫夏峯夫子祠姚文獻夫子祠次第興工廢敗粗舉而猶以三城樓未修爲缺陷正

籌欵問東關張生城願出三百緡錢請修東門樓賈生裕盛亦願出三百緡錢請修南門樓予即捐俸助之自夏孟鳩工而秋初悉告成矣巍然並峙顧者樂之於是籌及西門無可告助而此處又不止無樓也城闉石圮過往皆危於是命彼工人磨磚採石購料與工而不圖樂善者之惠然偕來也同時醝商暨典商麵局皆慮予爲公事累共捐銀三百五十兩以佐西門樓之費即於秋九之下旬蕆事共計三城樓修費一千九百兩有奇論者初亦以爲不急之舉迨三樓咸建而觀者稱雄快焉予乃進而告之曰爾輩得生

聖人時享無事福登斯樓者東望潞王之壟南望凡城之月

轉而西焉則太行屏列北麓雲橫固足以資曠覽而遊勝遊矣而或者興懷忠武動念楊侯則所喜者當不在遊目騁懷極一時之壯麗已也予爲斯宰當爲斯備不待言矣即張生賈生皆寓居城下亦屬分所應捐所難得者鹺商則出自津門典商麴局皆家於山右乃同聲樂赴衆志成城其好善之雅不更足多乎是爲之記

新建文光閣記　周際華

余莅輝五年時以振興文教爲念下車即捐廉移置百泉書院於城之西偏爲諸生肄業地又閱縣志自明季開玉帶河後科甲相繼文風爲諸邑冠於是疏而濬之還其舊觀而諸紳士董其役者復據形家言羣請捐貲

建閣於城之東南隅顏曰文光蓋其位居巽地與乾方磚塔相峙古者靈臺辟廱在國之陽文明之象固信而有徵也於是擇吉於孟秋二十三日興工越兩月而蕆事方治地得石礎二疑昔本有是閣而志乘不載故老亦無有能道之者意者昔人已得吉卜而有志未逮留此片石以待今日之興葺耶磚塔久就傾圯今亦同茲修葺庶幾文運可振興乎雖然天時地利與人事交相應余尤願諸君子務修其實而不徒乞靈於地之發祥於以掇巍科取榮名固有若操左券而可自信者是在諸君子勉之而已

重疏峪河築紅石堰碑記　周際華

峪河在縣西南六十里由山西流入輝縣界歷平甸老路窑等處至張家莊入獲嘉縣滙丹河入衛河當山水漲發勢甚盛也舊有紅石堰以禦旁溢紅石堰壞而峪河遂淤塞矣余莅任後即爲勸修奈經費過多難以圖始本年四月二十八日因公往峪河鎮值雨甚水勢瀰漫傷農寔多擬倡捐俸錢以爲率作之資而紳民創深痛鉅亦急欲修此以弭災也用是羣情鼓舞願各出民夫相爲疏築擇吉於九月廿四日開工予親詣河上祭告土神董其事者有周其城周咨周十圖宋玉珩等互相督率日計二三百夫歡呼之聲聞於道路予亦顧而樂之於冬至前告竣衆生請紀其事於石以昭示來茲

予曰物久必壞此理之常爾輩利害切身此後善自爲謀當有不俟有司之督勸者況人之欲善誰不如我百年以後之事前人不能預知而後人未嘗不樂補也故以爲予功予不任受以爲民力民亦宜然夫何昭示之有惟是禦患雖有同心而舉事必循舊典則即以今日籌辦爲異日之章程庶幾可乎

築東石河紀畧

周際華

東石河自方山而南滙衆山積水建瓴而下其勢橫決不可遏抑每於夏秋之際大雨時行由東郭至於南關不特淹沒地畝甚多即民房亦受其禍推原其故上流過急而下洩無所夫是以任情衝突如此茲已重疏新

河則此水順河而去自可安流矣惟是入河一段地勢窊起皆前此水壅沙積之故若不急爲開鑿則橫決不免橫決不免則新河仍塞此必不得已之功不可不急備者也爰諏吉日親率民夫塞者疏之缺者培之近河六十餘丈鑿與河平其北岸則就所鑿之土築成堅堤毋使旁溢所幸民皆樂赴荷鍤如雲不一月而蕆事而茂才劉大用者督勸其間尤爲出力寔堪嘉尚爰勒之石以告來者

種樹記　周際華

古者諸侯建國各樹其土之所宜木是故道無表樹單子知陳之不祀誠以爲上者不能導利而布之利源一

塞民必重因自然之理也太史公傳貨殖種植之利至與千戶侯等自後紀傳所載賢君循吏課民種樹之令可按籍而稽夫豈無益於民而徒爲此文具哉輝邑負山臨流土多膏沃余下車之始循行鄉鎭見夫山則童地則曠即諄諄勸諭以種植爲事而惰民習慣成風遂等於姑妄言之姑忘聽之耳戊子冬乃嚴立課程責成里甲令戶各種數十株并申放牧蹂踐及戕折之禁於是民咸知奮數月以來計報所種者除桑樹四萬餘株外得雜樹十五萬有奇夫種樹有數利而田穀不與焉室宇器具落實取材薪蒸樵蘇仰取俯拾且藩籬之蔽可備不虞夏日之陰以蔭暍者其益溥矣昔後漢樊重

欲造器物先種梓漆人或嗤之及其樹成向之嗤者咸資其用人情務近而忽遠良可歎也今吾民旣知種樹之益當勤加培護歲時增植補其闕損十年之後蓄蔭成林羣享其利余雖不敢尸其功然以推廣

國家仁民之政則固與有責焉

種桑記

周際華

余旣下種樹之令因思養民之政農桑並重今天下無地不耕而蠶織之利或通都大邑機杼不聞恬然莫以爲怪其所從來者久矣夫養蠶必先種桑樹木各有土宜獨桑則無地不可種歷考史冊雖窮邊沍寒之地皆得資其利焉況在中州沃野而獨使東南數郡得專其

利八事之不修吾民之過亦有司之過也且輝邑接壤
若澤紬內黃絹通貨四方卽境內侯兆川聞亦頗有飼
蠶者余惜其不廣也爰於戊子之冬令民每戶種十株
據里胥所報雖不如數固已有四萬餘株矣乙丑夏初
又令民出地或三畝二畝一畝不等仿汜勝之種椹之
法行之數年之後枝條蕃茂行將募取織手令民學習
使絡緯之聲四境相聞其利蓋有不可勝道者然皆爾
民受之余何有焉惟是修其公事痛戒偷惰之風不致
三五成羣拾麥爭競庶幾慰余奠民生厚風俗之至意
耳

北陽里修路碑記　周際華

古者司空氏以時平易道路凡徒杠輿梁亦復應候修舉所以通往來利車馬以爲行人計至便也其有田間水道亦各有經塗環塗之則庶幾耕夫饁婦泥濘不憂矣近年來雨水過多輝邑鄉路半歸坍沒而北陽里圖在西南地處窪下尤爲山水所浸是以道路淹斷橋梁傾圮行者苦之予於巡歷所經進紳耆而共議時則有紳士趙八元趙殿元等同聲稱善起而勸之各村莊亦樂相捐助剋日興工自春正起至秋七月蕆事自分水橋西至田家莊河西岸約二十里許斷者續之窪者塡之兩旁各挖深溝俾水有所洩中間修大石橋六座小石橋四座外又添設小石橋六座以暢其下流南北趙固

鎭又建小石橋一座田莊河新建大木橋一座交地方隨時稽查勿使毀壞除關公橋係九聖營所修約費錢一百餘千外此番道路橋梁共用錢三百餘千均係量力輸將毫無勉強其同時經理者首事有趙八元莊來周司賬務者有李椿棋買辦物料器具者有李澄波分任監工者有趙廷雋趙殿元陳大中王溥趙清苗玉藾大貴孫振地方有九聖營之李盛北陽里之王亮釆皆不惜勞苦共成其事事成後請記於予欲以示後人俾知所遵循以爲他日補修之式予嘉其義而記之願後來者隨時加修毋相推諉乃能永保無虞也勉之望之

重修淸暉閣記　　楊國楨

太行之支山有蘇門其下為百泉園林亭榭甲於豫中苔繡雨翳日就荒阤邑令周君石藩於政事之暇率其邑人士以游以休揣民之所樂以振其頹壞節級補綴不獨疏泉源剔灌莽如湧金噴玉諸亭咸施丹堊與飛瀑茂林掩映於煙沉日朗之際一若波委者起鬱塞者宣凡居斯土者奔走熙熙亦既同其樂矣余嘗駐旆觀風歷覽巖麓憩幽篁中俯臨明鏡延耆宿而問焉皆以為清暉一閣尤據百泉之勝第易榱正瓦動慮縻費縣令不欲以民之所樂者轉以病民故脩整猶有所待適黎觀察雲屏告余曰名蹟不可以久圯況詢謀僉同乎遂各捐俸若干屬周君規圖全局拆閣而更新之周君

又於閣之下添設船房以資輔翼改築雲橋以束體勢曲徑繚垣周遮包絡室之陋者葺亭之摧者立鳩工始於辛卯春涉秋而竣所需逾捐數周君力任之并請余爲之記余謂是役也其瀦流也可以激濁而揚清其植材也可以扶危而固本其延攬無遺也可使邑之人散者聚而隱者顯其旁達交通而咸宜也可使邑之人各得乎其所且將使後來者不以爲登臨之美觀而推尋撫恤之深意也是則余之所望也已

新修

萬壽宮碑記　周際華

祝釐者臣民之所以致敬也自省垣以迄郡縣無人不

戴

高厚之恩即無人不生雲日之慕婦孺皆然而矧其在官紳

也際華自丙戌莅此恭逢慶祝之秋竟無拜跪之所不

得已而以祝融廟代之不安孰甚急欲建修

萬壽宮率吾民而拜舞其下又苦於擇地之甚難癸巳秋有

拔貢李君瑤林歲貢孟君大炳等請於余曰邑有佛寺

居城之中傾圮實甚衆紳等不忍聽其破壞羣欲修之

矣請即以此爲祝釐之所卜日興工閱七月而蕆事

大殿三楹東西朝房各一座正門三楹左右角門各一座

圍牆七十餘丈紳民所樂輸者二千餘緡經費雖約而

規模實壯於是體統以尊觀瞻以肅過其下者父老嬉

娛兒童舞蹈其樂有不可支者其東偏舊有磚塔高十
餘仍久就傾斜據形家言此方屬乾爲奎宿本宮旣於
巽方建文光閣則此塔尤宜修整遂並葺之因書其畧
於石

重修嘯臺記　周際華

太行之麓蘓門之巔公和長嘯有臺存焉不詳始於何
時考之乘志有明御史許完重修之祀之以像

國朝共城令滑彬又重修之自康熙二十九年庚午歲迄
今百四十餘年矣廢址頹垣又幾爲兔葵燕麥之塲而
不可問欲振而新之非具大力當不易辦癸巳夏　巡
憲文一飛先生查衛河源百泉上登蘓門山而憑弔焉

徘徊良久不忍舍去遂出白鏹千二百金屬華修之且曰臺不似臺像不能像去其像庶可還本來之面目峻其臺乃可表賢士之高風乎 華敬誌之購料與工五越月而蕆事臺之下有閣十數仍已就傾斜臺之右則邵夫子之安樂窩也破廟縱横芳蹤不辨悉趁此而理之而蘇門山儼然完整矣 華讀明副史李夢陽記又讀祭酒王教紀遊文慨然想見孫公和之爲人所謂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者非耶而世乃傳爲隱士且比於列仙誤矣張梧岡太史作嘯臺贊辨之甚詳余喜有同心因付之石以備參考而尤幸 巡憲之獨成此舉也夫抗心古處儒者皆然慕古而不能爲之表章與不能爲之振

飭古人亦何難焉鍊補天之石以彌茲缺陷非其識力過人烏足以與此此華之所爲幸際其盛而與有榮施者也爰紀其顚末以待來者

百泉工竣紀略　周際華

蘇門山下有泉源焉舊名百泉何止百泉也泉方一頃二十畝有奇爲衛水之所自出環泉者皆歷代先儒祠宇間之以亭閣中州名勝之區惟此爲最自乾隆十五年脩舉距今八十餘祀摧殘剝落不堪寓目久矣丙戌春余宰是邑爰以百泉主人自任立意脩葺甚不欲負此名泉也徼天之幸歲稔民和又持之以久得以漸次補苴更蒙　各上憲捐貲籌款以成厥事庶幾一律見

新居煥然完璧蓋八年於此矣土木之功殊無虛日而居
氏踴躍夫役歡娛無或形為怨訕者不假手於胥差哉
價不虛縻而工亦堅實也余不識會計幸有髫年友聶
基堂者於工料甚悉且胸中具有邱壑隨所點綴皆成
文理代余力任此工數年之間心力俱瘁而余得以倚
重焉人各有能有不能余於此事不得不讓之矣前後
計修孫公和嘯臺一座邵堯夫安樂窩擊壤亭耶律晉
卿祠孫夏峯祠各一所
萬壽清暉兩閣瀉金噴玉振衣思賢四亭又衛源廟報德祠
程公泉白露園飛虹橋等處百泉之上無遺工而主人
之名亦藉以自壯矣然使非天之寬以歲月　各憲之

樂於成全基堂之工於部署縱有是心無是力有是力無是才其又奚以覩厥成耶時有廢興緣須湊合余何幸而適逢其會也不可以不誌　雲橋以石面似雲形故名舊志云久廢基堂修清暉閣時得之於水底今在船房之西邑人曹鑑換張禹翌先生禦寇安民碑舊志不載人無知者基堂得之於路旁今在張公祠外附記於此以諗來者

程子祠碑記　周際華

普稱三不朽曰立德立功立言三者之大小廣狹不同其足以不朽一也昔宋元祐紹聖間河南程子慕夔門山水之勝遊於此築茅而居學士翕然景從所居遂成

聚落因名曰程村其後思公不置遂建祠祀之蓋先賢之遺澤長矣程村地勢卑下耕種維艱至明萬歷間金谿聶念初先生合糧開渠引水田始無患則程村之民至今得無凍餒者又金谿聶公之力也夫程子之德言與功尚已其所以不朽者詎闕茲一鄉一村之細而被澤者沐其教思其人藉此以誌嚮往之意有不容已於懷者故立祠其地且以誌村之所由名相去五百餘年而思之不啻一日即傳之千萬世當亦不能不如是耳聶公固不敢與程子埒第其功之補救於一時利賴於後世者亦何可沒哉在勝國時進士王同倫以聶公配享程子並述公開渠之事刻石祠前迄今年久頹廢祠

宇無存歲丙戌余來撫茲土謁百泉程邵諸祠慨然有興舉廢墜之念除捐俸重修諸祠外並諭四鄉有先賢祠宇頹殘者皆行葺理其時程村紳民約衆出貲規仿本村程子祠舊址重建正室三楹立純公正公神位仍以聶公配享今年冬始慶落成觀者以規模狹小爲憾不知是舉也爲一方人民不忘本始俾名賢循吏永著芳徽用以振勵士風敦崇民俗其禆益正非淺鮮非以窮極土木爲事也告竣之日董事者屬余記之余謂程子之賢如日月之經天江河之行地其所以深入於人心者自不待余之覼縷卽聶公德政之大者載在邑乘亦不煩記僅臚其立祠與重修之始末如此道光辛卯

歲冬至後三日

雲石記　周際華

員嶠之山有奇石廣可數百里駁駱如錦抑之雲片片蓊然出世所傳雲石是也齊書海上有越王石嘗隱藏雲霧謠云清廉太守乃得見虞愿爲晉太守往觀之清澈無雲翳其徵驗殊不虛異哉何員嶠之石以雲傳而越王之石又以無雲顯石同而雲之取舍不同毋亦天之生是石爲雲母而其子清濁異氣爲休爲咎各以類應之也耶煮可爲糧化可爲鵲佐岳通理惠以甘霖是謂休徵鞭之而血隕之而星摩拂竹木墜於江都是謂咎徵休咎之不齊雲亦有幸有不幸耳顧雲因石出石

因雲蔽雲與石兩有所分從未聞是雲是石即石即雲以為雲而不能浮以為石而不能蠢形狀蒼勁精神鬱蟠秉天地之堅心聳岡陵之瘦骨岸然稜然斑斑然如百門泉之雲石者也石不知其何自邑志載之而不言其顛末尋之而無其蹤意謂不與俗吏見如越王石之隱蔽焉未可知也抑亦員嶠山引而去之不復向人間出雲作雨焉耳癸巳秋吾友聶基堂鑿得石長六尺方廣三尺有奇雲氣縈紆生波疊縐極有文理捫之如老龍鱗欲脫不脫猙獰參差離奇不可擬似舉之泥沙之窟樹之雲橋之壚就石而問之胡為乎其隱也豈避俗如仇雠甘為尺蠖而不悔耶胡為乎其又見也豈將與

石瀋爲石瀋以類相從聊壯藴門山色澤耶吾將用汝作礎潤之徵備興雲之象濺珠泉之滴降甘澍之靈汝其能之吾爲爾祝祝曰雲耶石耶來從何處止汝於此且莫飛去

重修

先農壇碑記　周際華

古者理國以本爲務王政養民以食爲先故仰司星辰以審其時俯耕籍田以率其力封祀農稷以神其祀祈穀報年以寵其功是以民和年豐神降之福也我

朝農政之詳軼於前代

廣三推之數以爲萬姓先下及各省郡縣無不恪遵典禮崇祀

先農以爲率育之勸蓋民事之重莫重於此矣輝邑壇在

東郊不知廢自何時荆榛瓦礫之場　神位久無　位

置每至耕籍怵然於心迺延李君瑤林張生兆芳謀葺

之自春正始工匝兩月而告竣爲正室三楹既高且固

壇之四面易以新石高三尺許築垣四圍以禁出入庶

幾可以妥　神靈而勸耕作也謹付之石以誌之道光

甲午歲清和月

傳

國朝

白龍王傳　周東源

前明宣德時有一男子形貌奇古時遊街頭寡言語不

與人接見者輒以癡漢呼之彼則自如而不以爲[illegible]
之周氏以傭工乏傭之彼卽就傭周始亦不之奇也居
亡何人言嘖嘖多嘆其事靈異如不樵採而樵至種田
而蟻爲收種之類周由是心知其非常人也爲善遇之
嘗夜卧周適至遙見火光中有金龍盤旋之狀周大驚
嘆其奇遂以袁氏字焉袁周甥女父母繼亡無可依歸
托身外家周愛之如己出不輕許人茲以神異故字之
周甚幸得快壻維神亦執子壻禮甚恭後二載想神請
期已滿一日偕袁氏步至峪河漂布處謂袁曰吾入水
能變化子樂觀乎袁曰烏有人而入水能變化者言未
已神遂入水中見一物狀如小蛇向袁氏鱗甲微動袁

驚叱之神仍如人形而上謂袁曰爾之所見者即吾之變變化化者袁曰果爾請再試焉神遂復入水如前狀少頃風雨交加雷電並作雲霧四塞宇宙晦冥一線白光直沖空際而神遂飛身於蒼蒼之表矣袁之前身想係雌龍遂亦形化神飛於其下有走告周氏者周急往見袁屍危坐面色如生身有蝌蚪文云謫降凡塵數運顛潛身勿用許多年神龍不是池中物風雨催我上九天周覩之且悲且驚曰吾前疑其爲人而龍孰知其爲龍而人乎望空嘆息者再三即收袁屍葬之靈覺寺東號曰雌龍塚今其遺址猶有存者

關侯傳 王[illegible]

聞[illegible][illegible]女而聞婦也兩姓皆寒微[illegible]尤貧且賤[illegible]
十七適聞以孝聞姑死夫繼舅欲遣嫁之氏號泣絕粒
幾死凡八九日仍不食其母挈子姪往環而慰之哭者
拜者跪者勉進以水始甦自是聞議嫁輒不食求死至
十餘日仍不得死舅知不能奪其志以不食故即不與
之食氏惟飲水而已無故復窘辱之加以箠楚氏甘受
每日或餓或食或數日一食初尚覺苦漸習以爲常且
懼有異謀也非惟不飲酒不茹葷除粟菽外雖菜羹不
食繼而絕五味惟淡食或食時果生蔬即數日不食亦
無所苦自言心地反較開朗行之既久身世兩忘無罣
礙一切富貴利害無足觀者歲時伏臘長跪誓天求速

死過午始食有故至隣家不啜者或詰之曰恐不潔耳盖守志之堅且慎如此當氏青年矢志時其母若兄備於王公家奔告問計主人曰嘉哉君子成人之美宜有以全其志也雖然靡不有初其慎厥終哉乃聞於邑令遣使存問由是始知氏貞邑人無敢犯者閱二十餘年主人宦遊歸知其舅已死聞氏割股肉療之不效殮葬如子職其母兄皆亡族人無過而問者氏無子無女無田無屋僦隣居鬻線香度日是時氏已六十有一矣清癯而憔悴其割肉瘢痕宛然主人憐之問何以不上聞則以其貧也周之不受飲之食之皆辭焉卒之前數日絕烟火殮無蠅爲甲午夏六月中伏云　王猷 孫勷

序

(明)

書院志序

舒化

百泉書院志志書院也書院創在百泉之左簡名賢祀於斯羣弟子學於斯摭古之史籍藏於斯舊有志弗備令是縣者實爲聶子良杞新而增之令蓋象山先生鄉人也義利之辨稔聞而力行之新之非無謂也余適有太僕命遭時爲歲除駐而遊焉乃請序於余余問之曰凡爲書院者謂爲讀書之所也讀是書者廣聞見與茂文藝與梯科第與令訥訥不欲語謂匪聞見匪此弗充謂匪文藝匪此弗萃謂匪科第匪此弗獲謂謚是三者

輝縣志 卷十七 藝文 序

則又卑矣此令不欲語也余慰之曰信非也所以養吾心也何也蓋人性者天之命也性無爲也心有覺也有覺不妄則無爲合虛同乎天也人理盡矣古先聖賢心與天一動靜云爲種種是道以其心理發而爲言記而載之是爲典籍故于萬世之下不見聖人之心卽典籍而心具覩矣是心也聖人與途人一也古人與今人一也先天地而無始後天地而無終卽天地有代謝此心之理無或謝也以聖賢之遺書尋討吾心之生理同出一源觸處自合如以水合水以火合火無不相契久之則渙然怡然不知爲聖賢之書爲吾心之理與化俱忘矣至是則一腔中渾是一團道理千變萬化皆從此出

可以位天可以經世可以熟物可以繼往可以開來知則爲德行之知非見聞也文則爲道德之文非技藝也達則民物之達非身家也此學之所以爲學也書院斯可志矣何今則不然也未諳句讀者遽望之以成名方在童蒙者卽强之使操管未徧誦夫經書先博志夫時藝積心動念惟竊取乎功名爻敎師傅盡期攫夫富貴不知心性爲何物典墳爲何因縱皓首南腮不識所學何事及其得一命也率取其生平所期滿其囊橐而後已學也如是眞可泣也天之所以生我者何如朝廷之所以養我者何如士之生於天地間者何如而可以是應之哉竊謂欲得天下平須是人心正欲得人心正須

是學術端邵之爲邵許之爲許皆此意也今固有教養
責者願相與擴充之無失若地理之勝泉瀑之神諸賢
之實自有志在余何言萬歷戊寅正月

國朝

蘓門遺事序

孫奇逢

予來茲土十年矣畊鑿於斯絃誦於斯孫曾蕃育於斯
予之托庇蘓山蘓水者亦云厚矣予之托庇厚而所報
者薄是蘓山蘓水不棄予予乃自棄於蘓山蘓水村居
無所事事因與二三子商畧蘓門遺事夫事何云遺也
萬歷庚辰以前輝有志百泉有志事何以遺庚辰以來
將歷三世道之升降政之因革與人才之消長孰爲剛

之紀之經之綸之而使之不遺乎辛酉孝廉王遵道嘗搜邑之大利病彙成帙以告邑令陳必謙冀其見諸行事爲永賴之圖顧莫之遂惜身殞歿而子孫零落其所言何事竟不可考浸尋至今輝人輝事無復有過而問津者矣予雖衰病偶有觸於見聞者存往蹟則有記無蹟而文獻可徵者則有考至勢不可支時不可失則有議記與考之類風教攸關而議則民命所繫語雖不文意不敢苟間有一二三子代予而成之者二三子之意一予之意也八十年咏歌藴山藴水者碑碣爛焉然有德之言與有言之言亦自有辨其去取當與共之順治戊戌

遺事凡例三則　孫奇逢

一山水之緣偏與遊逸相近今之記載題詠鐫石豎碑者類多顯人恐未必盡佳耳予初至泉上見壁間猶有素心人語慮無人珍惜再往收錄已化爲烏有先生矣或山靈秘護不欲輕示人未可知也

一蘇門之有百泉爲幽人逸士怡志適情之地而編中諸議多厘民憂蓋不能同民之憂烏能同民之樂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惟仁知而後能樂山水願吾儕二三子來遊時先洗滌身心無邉曰今日耽樂

一元人以蘇門爲歸既衆且賢可謂人與山水相値矣諸公聯袂而入山者行且接踵而應召其行其藏在諸

公亦不必有成心倘蘓山效北山移文以謝逋客諸公其何說之辭

書院志序　　孫用正

輝邑之勝槩在蘓門山與百泉蘓門百泉之所以勝則又在書院盖山水者地方之眉目而書院與學造士則山水之精神也載考宋元姚文獻深嗜邵學與趙江漢偕隱百泉闢太極書院講明濂洛之旨一時聞風興起許魯齋來自覃懷竇子聲來自肥鄉多士景從擔簦負笈德星快聚幾與鵞湖鹿洞並傳亦越成宏復有百泉書院之建借山水之靈秀爲考道與學之地然則蘓門百泉之勝實因書院而益著耳使無此書院則姑蘓之

虎邱杭之西子湖祇以供遊人玩賞焉足貴乎故昔人編邑志別附書院專志兩卷誠爲卓識後經續修爲狂瞽之子妄意刪削譬人無精神僅存眉目見者有掩面走耳余依舊志復爲增補乃猶不能無疑焉者吳公伯通百泉書院之建蓋憂俗學支離務探本源意誠善矣獨似抹却太極書院何哉況其崇祀十賢以姚實配享非不知有前乎此者在也乃不用因而用創不幾於攘善耶昔先徵君亦有太極書院考其言書院始於晉大於宋盛於元已明言太極書院之不容抹却矣靜言思之夫道一而已矣孫公和喜讀周易其默足容康節安焉樂焉觸處見鳶飛魚躍書院所講講此而已宋元諸

大儒專務講學之實而不立講學之名有明諸公則欲借講學之名以求造夫講學之實造詣不同旨各有在用是故推廣先徵君之意竟謂書院始於晉大於宋盛於元至有明而愈著蓋太極書院祇以爲巳百泉書院有督課學校之責專爲下學之士言之也以創爲因二爾二三而未始不一者也而又何疑焉獨是書院之廢巳百有餘歲矣初改爲貢院再改爲考棚今且爲各憲駐節之所所幸書院之名猶存天道循環剝則必復且

聖天子崇儒重道興學造士當必有姚許吳聶諸公起而應之者余雖耄竊拭目望之乾隆十三年歲次戊辰夏至日

家藏邑志稿序　孫用正

邑有志一邑之事家不得而私之也家既不得而私則當與衆共成之共守之胡爲而家藏之蓋先中翰公憤當時之纂修者以私成穢每示不肖正以某段私而不公某事虛而無據欲奮筆改爲藏之家笥用成信史乃方珥筆承明有志未逮歷今六十年矣不肖正亦年老才盡適有奉憲修志之舉當事謬以相屬竊喜先人之志可以遂也乃擇舊志𢑥謬與同人相質每苦文獻不足恐蹈以不悖爲悖之咎因堅辭其事復念先人志事不可湮沒遂竊取舊志僞者正之私者直之缺畧者補之俗冗者删之纂訂成書告之祖廟藏之家笥先是先徵君公有槐門紀事一編規模已具而細目未終或亦

有賴於並筆如今此云云者遂俱行採入用成合璧以爲先中翰手訂邑志可以爲先徵君紀事亦無不可藏之爲一家之私書推之卽可爲一邑之信史祗求快先人未竟之志知我罪我何容心焉乾隆十一年立秋後三日

啟

國朝

創建夏峯徵君祠堂啟　　湯斌

昔仲尼歿而微言絕孟子出而楊墨之道熄其後濂洛關閩繼洙泗之統金谿姚江闡心學之宗聖道賴以彰明彝倫賴以不墜故得從祀兩廡俎豆千秋至於所生

之地所居之鄉與夫講學遊歷之處後人必為之建祠
設位歲時習禮有司亦遂載之郡乘列之祀典四方君
子讀其書登其堂慨然想見其為人低徊留之不忍去
以此見天理常存而人心之不容泯沒也我徵君先師
生於容城遷於蘓門著書明道立教淑人抉性命之秘
定理學之準上自公卿大臣以及儒生隱士近自畿輔
河洛以及齊魯晉楚吳越之間有志斯道者無不負笈
從遊見其語默動靜天理流行發微闡奥透人心髓皆
踴躍興起知聖賢之可為吾性之具足其功真可遠紹
濂洛近比姚江非同山林獨善無關世道之士也獨是
移家夏峯近三十年與偶爾游處者不同松楸在望祠

堂未建後學無所瞻仰實爲闕典今同門公議卜地庀材定期鳩工用是遍啟羣公共襄盛事指日楹桷森鮮階序有嚴與邵子洛陽朱子武夷之祠並耀千古於以報禮先儒章示來學所關匪細肩任師傳固當努力此舉乃尊師之大端凡在門牆應有同心

引

國朝

重修

文廟引　　高上桂

蓋聞古聖牖民特垂教於在鄉在國士人入學首釋奠於先聖先師春誦夏絃固振興以禮樂朝稽夕考亦晤

見於羹牆在
朝廷核實徵名無在非養庠射序之選而草野稱先則古郎
不乏升堂入室之英豈扶輿淸淑之所鍾於古昔人才
爲獨厚蓋其息游有地域闕無佻達之譏亦且造就多
方橋門得觀感之化也仰惟　杏壇美富洙泗淵深易
象詩書七十子率由有路車服禮器衆諸生講習其家
聽絲竹於壁中文留蝌蚪觀鸞旂於泮側咏著茆芹雖
世之相去已云遥而地之相距仍不違車馬三至昔難
忘於兄弟之邦宫教再籌今猶見此蓄庶之象矧生逢
盛世辟雍之雅化惟新素被
休風木鐸之金聲永振也哉輝縣古共城本衛地山擁太行

諸勝水擅百泉之奇寡過未能不獨號多君子守貞不
諒亦復更有名媛長孀若隱君詎滅槃阿逸興直烈如
蒿里足繼史魚高風而且桃竹園邊水面天心不似酣
遊七子梅花溪裏琴亭月榭非同遯迹三仙授象數之
薪傳賢大尹獨剖先天秘蘊闡性命之精義諸先哲咸
指後學迷津凡此人傑挺生固由地靈所孕毓其實賢
才進取端資
聖教以薰陶故雖端木高明經裁成而益增室家之好卽子
羔愚鈍得模範而彌嚴徑竇之行斯其所以生有榮施
沒猶美報崇宮牆以數仞享廟食於千秋乎溯此邦肇
造鴻規丹雘垣墉極焜煌於昱日緬前代名流芳躅噂

嵘甲第更蒸蔚乎雲霞夫何歲月推遷遂至風雨飄蝕榱崩棟折恍如壞故宅於魯其草蔓烟荒直等毀鄉校於鄭國四時拜獻懼將壓焉一木支撐何可長也寧僅觀瞻弗壯撫廢墜而茫茫因之風氣漸衰取青紫者落落即此入國以知治能不過墟而生哀愚也遵道情殷得門識寡幸承之乎兹土敢從事於斯文乃以旱魃為災坐視儒林減色因陋就簡考績愧巳三年草故鼎新成功𠡠爾多士夫為山不嫌覆簣而集腋方可成裘彼梵刹元都雖婦人猶樂相助豈禮門義路在賢者偏舍不由士徵論富貧為義當勇工不分大小有志竟成果其傾囊橐布金錢復此簷牙翼翼相與懷椒糈奠瑤席

依然俎豆莘莘則文運以祓濯而昌明將功名由鼓舞而煥發詞源如泉水字湧珠璣歌響入蘓門聲成金石不又見眞儒接踵而名士聯鑣哉昔姚雪齋誅茅爲堂方且獨龕聖像卽趙仁甫依山立學尚爾共奉經師如是我閩豈異人任況當制作之明備又值年穀之順成踵事增華原不比開基而草創補偏救弊豈可如築室於道謀茲承我　太郡伯加意農田留心文教升墟下吉已相度夫衞源陟巘觀流更經營於川上猶復謁黌宮而展禮進俊髦以明倫覩此凋殘輒生太息之感首爲倡帥不憚厥聲而呼幸其同心勉勷是役毋徒充耳有負斯言

勸重疏玉帶河　　周際華

爲重疏玉帶河以培風脉以資灌漑事查縣志載海虞陳候必謙以萬歷四十五年爲輝縣尹見衞河南下一往無情因創改新河名曰玉帶自禮字閘下引水東流至新橋折而南下由三里屯西南流至胡家橋入智字閘下仍歸衞河紆抱城邑以培風水一時人文鵲起科甲蟬聯不惟本邑稱盛即他鄉之發跡者亦多係輝人應驗不爽歷歷可徵後因山水漲淤至

國朝康熙二十八年縣尹滑公彬詳請復浚久之又塞乾隆十五年縣尹文公兆奭又浚之每浚則文風戶口無不增盛今又八十年矣人文寥落令人徒致慨于山川

之明秀也而且向稱素封之家概就衰微即商人貿易亦復難期殷實追遡其由未必非此河淤塞之故且自方山而下山水漲發城之東南湮沒者無可以禦是疏濬之功誠不可緩本縣自丙戌年來宰茲土面奉 前任巡撫程大中丞諭疏此河乃因連年修葺頗多恐同時力不暇及未便兼營本年各工漸次就理徼天之幸年穀順成民心和樂不乘此興役其又奚俟當經親詣勘驗故道依然帶同弓手丈量自禮字閘起至智字閘止計長一千四百五十丈約計經費不過三千餘金即可蕆事商之衆紳耆無不踴躍樂從並以捐錢僱夫恐多滋擾不若倣河工論段之例較爲簡捷計輝邑共二

十里分作二十段量其里分遠近酌其段落短長各出
民夫照段疏濬是爲衆擎易舉邑中急公好義者嘗莫
不以爲有益之舉爭先恐後而委靡苟安者或以爲勞
民傷財竟致觀望因循亦未可定爲此示仰闔邑紳民
人等知悉爾等務須乘此農功未起寒氣初融各具鐝
鍬以襄其事仍照舊志寬深各二丈以期一律疏通不
使稍有阻滯並即勒石爲界俾年久遇有壅塞之處皆
可按界挑挖免致推諉天與輝人以靈秀而人自棄之
是民之咎也民望有司以率作而有司自委之非獨民
之咎矣明趙公彥復撰創敀新河記縣尹滑公彬詳請
開復水道原文該紳民等自係習聞可知此河爲利無

窮本縣諄諄告誡願同志者互相勸導使得剋日成功豈特人文蔚起哉卽農工商賈藉茲振作亦可轉嗇爲豐而城之東南亦可永絕水患矣振衰起靡莫此爲急凡庶同心一呼卽至其各具耰鋤毋緩

採訪節孝引　周際華

易曰苦節不可貞節之難貞之難也節而能孝孝而能烈是盖天地之正氣不泯人間而清白之家風獨鍾女子明知其甚苦而能貞之斯之謂節顧節有貧富強弱之不同富者衣食常饒強者扶持可恃閨中之鸞鏡雖殘門外之鴉音不作有志者尚可力爲若夫屋不足以蔽風雨炊不足以繼饔飧伯叔凋殘親朋零落遺孤不

保呼助無門淒風偕苦雨齊飄黃鵠與青鸞並泣知我
如此不如無生此意蓋不堪為外人告矣況乎煢煢在
抱痔驚衰病之親孑孑無依大懼強梁之辱苟延蟻命
如坐鍼氊塗面受汚空惜生前有誓翦金示志誰憐死
後餘香所幸
朝廷錫寬大之恩用褒清節宅里荷
旌揚之詔不負貞心庶幾慕義者深斯立志者篤耳共城舊
屬衛地衛多君子何獨於女子而疑之夫汎舟作誓寔
成千秋節義之宗因墓成臺更深一邑神明之祝（共姜臺在署東偏民間婦女事神甚篤）寄懷冰雪豈之心肝九節松筠宜傳姑
氏伏查縣志所載節孝共姜其首著者也周之後無聞

焉耳而元得時趙兩氏而已至前明則有二十三人光輝史冊論者遂以爲鍾毓之異我

國朝恤典加優貞良倍出載在邑乘者節婦七十一孝女一貞妾二其間自乾隆丁丑至今七十四年未經採訪者尚不可以數計不及此時求之越異日文獻無徵終將湮沒矣空山有恨枯骨懷芳潛德未彰幽魂徒泣責膺司牧豈忘表勵之心力藉搜羅端賴縉紳之族所望諸君子其矢精勤同臀風化各就其族里姻親悉心敬訪其確有事實可徵者當即稟請建坊以昭苦志即使日久事湮芳名猶在亦當賜之扁額以表其閭斷不可聽其湮沒抱痛於九京也至節孝祠舊在西門內地本

湫隘難肅觀瞻諸君子有志圖新則縣署之西有馬神
贅廟焉請更之可乎

約

國朝

邵康節夫子祭田約　周際華

律載凡子孫盜賣祖遺祀產至五十畝者照投獻捏賣
祖墳山地例發邊遠充軍知情謀買者同罪法至嚴亦
義至重也案查　邵夫子祭田舊存三百六十畝現存
三百二十七畝坐落北關村南北兩處前因邵水安出
當與朱文炘得受當價錢七百五十千文嗣經屢控前
任斷罰朱姓三百五十千爲修葺祠堂費准邵氏以錢

四百千贖取各具甘結在案道光八年邵懷安備錢請
贖于郎親爲履勘查明四至立石界之案乃定夫以平
民盜賣祭產其律尚如此之嚴況　先儒祭田曾經奏
勅責成奉祀生看守法愈嚴而義愈重何爾輩之夢夢也今姑
從寬結案大懼此後之復蹈前非因爲勒石於祠以昭
炯戒願邵氏賢子孫相與護持毋輕自棄並以告凡厥
庶民使咸知法斷不可罹茲重罪也其各守此約爲戒
實厚望焉

案舊志云康節先生二十六代孫洛陽儒官邵成有四
子長逊祖次承祖三纘祖四接統篤孝性成事父母能
以色養父卒四子哀毀骨立既塟廬居墓側有白兔烏

烏出入相伴及終制歸父靈几下生芝三莖人以爲孝感且善事繼母昆季友愛內外無間言與人相接恂恂雅飭未嘗有傲詞冠婚喪祭恥競浮華性好施與戚里姻婭有顛沛不能自存者必出貲力以相援天啟間提學使者衛輝河南二守輝令洛陽令俱給扁表其門且增置圭田三頃六十畝衣冠其子孫備載憲綱使千百世下知邵裔之蕃而且賢如此述祖河南府庠生承祖輝縣安樂窩奉祀生纘祖輝縣庠生接統嵩縣奉祀生崇禎七年八月十二日蒙督學楊批輝縣准照洛陽例春秋儀祭世有奉祀

勸農　周際華

爲申儆惰農以儲民食事書曰服田力穡乃亦有秋又曰惰農自安越其罔有黍稷古來農政特詳而其所最要者皆以懲游惰爲亟務蓋力作勤斯倉廪實野有蓋藏國無饑歲皆自勞苦中得之未有手足享安閒而身家獲飽煖者也夫膏腴之壤非不多也即如輝邑除近山石田不計外其餘沃土不下十分之七又泉水滿地較他邑更易滋培乃穀入有限民食甚艱者何也生之者寡食之者衆且即此生之中力不勤而糞亦不講也余屢出哨巡見種旱地者一犁而已種矣種稻田者亦一鋤而已種矣治之不熟糞又不備任其地力之自成獲多獲寡不待智者而後知也今四鄉之民類多游食

其種地者大都聚談村落好尙寬閒甚而力作未幾便思午睡名之曰歇晌此等惡習深可痛恨夫地力必資以人力奈何以有用之力等之於無用致使易沃之壤終至於瘠壤耶試合全邑之民計之男子七萬餘人女子亦七萬餘人以七萬男子之力供十四五萬男女之口而男子之中老與幼去其三分之一學與工商又去其三分之一此卽力耕不輟尙恐其供億之不逮況其相率而入於游惰也前以婦女游惰之故敎以蠶織不過資之以佐農功耳若農功先惰其害尤深今與爾民約嗣後經本縣巡視之處有勤於力作者定加優獎儻再仍故習嗜睡貪閒重懲必及并望父敎其子兄敎其

弟夫教其妻內外之間毋相好逸豫庶幾農桑弁勸衣

食饒而民氣自樂如其恬不知悔本縣言出法隨決不

姑貸禀之慎之

議

宋

康節謚議　　歐陽棐

雍少篤學有大志久而後知道德之歸且以爲學者之

患在於好惡先成於心而挾其私智以求於道則蔽於

所好而不得其眞故求之至於四方萬里之遠天地陰

陽屈伸消長之變無所不可而必折衷於聖人雖深於

象數先見默識未嘗以自名也其學純一而不雜居之

而安行之而成平夷渾大不見圭角其自得深矣按謚法溫良好樂曰康能固所守曰節謚曰康節先生

元

與左相張仲議　許衡

自大名遷居蘇門其大喜有三親善人也近鄉土也得佳山水也是以藝麻樹桑圖爲老計三數年雖所謀未果而慮愈堅於曩時矣

明

書院先賢祠議　聶良杞

按先賢祠在書院儀門之中舊以書院既羣聚諸生而邵許二先生者昔嘗游泳斯土宜崇明祀以爲諸生仰

止之地因及其師友自濂溪以至南軒爲十賢而姚實二氏則配享焉即志所載吳公伯逼祝文可攷也歲月旣久更張漸多宏治間僉事車公璽改立　文廟像設先聖而諸賢俱列爲配享隆慶間巡撫栗公永祿以諸賢配享非禮增祀四配十哲而諸賢又列於配哲之後二公改創之意非不各有謂也然國家尊師重道稽古定制立廟於庠序而規制森嚴致祭以上丁而儀文周備配享有禮從祀有誼非若淫祀者之可以私創而擅增也今學宮祀　先師矣而書院復設　聖像上丁祭於學宮矣而下丁又賓祭於書院況儀門之中車馬往來於斯隸卒雜立於斯及祭之日堂階甚隘駿奔不容且十

賢於
夫子非可聚首於一堂而柳城與肥鄉豈宜僭處乎　文廟
謂之瀆祀則不享謂之侮聖則不敬不敬不享又安用
此廟祀爲哉艮杞叨令茲邑目擊心非亟圖釐正萬歷
戊寅乃請於督學李公郡守暴公俯從所議將　文廟
仍改爲先賢祠移之東隅而　聖像則別藏之盖庶幾
乎克蓋前愆而有光祀典矣謹詳其始末以就正於後
之君子

國朝

維風議　孫奇逢

有一代之風俗有一國之風俗有一隅之風俗山川所

鍾毓習尚所漸厚久而無變相率遂成固然不知風俗亦何嘗之有以仁帥者以仁從以暴帥者以暴從姚許諸君子師之之道也輝舊志言君子崇尚禮文小人守飲而直婚姻喪葬有相周之義續志言詩書絃誦涵濡浹洽文物彬彬視昔加盛此或姚許諸君子化成之日乎今世與道喪淳風日漓非敢輕言俗澆爲姚許者正不容自弛其維挽之責也夫道莫大於興孝興弟事莫重於養生送死然此固人心之同然弟不觸則不見耳粤西孝子七千里徒步尋親一經指出人人有興孝之思吾鄉趙廷桂者一愚民耳嘗刲骨愈母疾子爲築廬以居一郭姓者請解衣觀之驚曰爾於母如此耶小人

於毋時有觸忤今而後無敢犯矣夫誰使之哉王老生者因飢寒而病病而死其子若孫數口將為溝中瘠借孫紹開一言而衆為賻之死得葬而生者免於飢寒曰廣文老而無子諸大夫食之衣之且時饗之以酒肉曰溝張有道客死亦諸大夫葬之題其塚曰遺民張梟中墓此數事在諸大夫無意爲姚許而實姚許化民庶俗之事予固曰風俗之偷有司與士大夫不能無咎而深有慕於姚許諸君子故不能不致望今之為姚許者

救時議　　孫奇逢

王孝廉遵道之言曰輝邑昔稱豐富土厚民淳士敦樸而鮮浮言民安樂而羞健訟前輩治輝者止於斯理而

有餘不則一蒲鞭而無不足沿至於今大非昔比矣昔豐富今漸貧瘠矣昔安土今漸流亡矣昔化國今漸愁民矣昔主勝客今客役主矣昔甲不累乙今羊代牛死矣斯言也三十年前病已先見昔所云漸者今成不返之勢矣客役主愚另有議羊代牛死當日不知何指今如豆草號馬等類恰中其言矣豆草軍需所繫自宜銷算正糧號爲額設有定豈宜重累里下今非不銷算也而供草供豆之人不得蒙其利非有意遺累也而買馬僱馬之役却實受其害東支西補無所不爲百孔千瘡由此而出予謂一事有一事之本末當局者旣非爲私橐之潤便當爲公溥之謀酌事機之重輕量時勢之急

緩合盤打算徹底澄清務絕影射之奸痛懲貪頑之習庶甲不至於累乙而牛可免於羊代語云琴瑟不調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輝民此日憂深脣火痛比遑堂焚林而獵今已不堪竭澤而漁後將安繼予敬以質之仁人君子

荒田議

孫奇逢

輝之四境獨西面遼濶遙望西山一帶翠色撲人嘗閒步柳陰下小橋流水稻秀蓮實雖江南不是過未幾淫雨漂沒連歲不登數里外一望盡成茂草農人終歲勤動尚不能支而田旣荒蕪耕鑿無力租賦又復相迫勢不得不逃一家逃所遺地糧累及族屬族屬各不能自

顧盡地代人賠累不能不與之俱逃逃亡愈衆而地之荒蕪愈多有司按籍徵糧糧不能完則官受累那移補湊苟且權宜迨至那無可那湊無可湊王令遂以縊死吳令又以鬱死嗟此二君其孰使之至此哉民窮財盡荒地之累此其大端至闔縣之受累羊代牛死者又不知凡幾也上臺諸公有軫念民艱方欲入告除荒爲民請命轉盼間開荒之檄又下矣議除者意在蘇民議開者意在裕國此固各有說焉當救死不贍之時而責之以急公赴義之事民誰與我愚意目前宜急議除荒荒除矣則民之復業者必衆復業者衆則荒不期開而自開民與國兩有利焉望當路之仁人君子以一身一家

視之同心以救此一方民輝事庶乎其可為也

修嘯臺安樂窩議　孫奇逢

蘓門山水甲天下固不借靈於公和一臺堯夫一窩也然蘓山蘓水不知閲幾千百年寧有幾公和幾堯夫哉公和當晉季無妻子史氏稱之曰好讀易撫一絃琴性無恚怒與嵇康數言深得大易之旨夫豈不言也哉其默足容至公和方稱足色耳堯夫讀書百泉之上志堅意苦夏不扇冬不爐夜不就席者數年窩名安樂蓋中心安焉而後樂心不安則不得樂也夫安豈易言哉一念之私一事之偽更有慝於志而疚於心者堯夫之樂固即孔顔之樂與此二子者所稱千古士也寧當俯頸

藻思結異代之知俛首思之公和不言而我多言譊矣竊先天之秘而我識闇若此者二子之所棄也然二子雖予棄而我之皈依二子實益切故對遺像若親承教旨焉今臺與窩創建既久日見傾圮一傾圮而穢山穢水未免辱焉無色寧止愚昧無所仰承如思親亭聚遠亭皆在百泉之上載在縣志甚明今過求其跡多湮沒埋滅不可考詢之土著皆茫然莫知其始嗟乎風雨所侵愈久愈圮而復之愈難則臺與窩之終為二亭也且有其勢夫土木瓦礫之墟歷數百年於今有顯則有晦有創則有壞至壞矣然後待維且挽之者而後興豈不以其人歟王按君亮教新學官輝士承賴新晉宋兩處

士之基費十之一二耳德且與蘇山蘇水並風教之存

敢望諸大夫之識治體者

荒田議　　　孫用正

輝縣之境北西東三面皆山而正西西北則太行絕頂俱與山西爲鄰有轉入深山六七十里者近亦不下二三十里其山上山腰山腳山峽舊皆有田皆有民人居住其廢莊纍纍砌崖參差尚可考而知也自明末至今百年鄰邦州縣俱開荒成熟而此山之田荒蕪仍舊卽間有開墾者不過十之一二其故有說輝邑地廣人稀山高水猛其山中之田俱隨高下之勢疊石爲岸聚土成田名爲梯田全借人力自無人修理則歲久岸傾土

去石出不堪耕種矣又受山西數百里之水每一暴發

建瓴之勢衝塌居多以故順治八年康熙初年　巡撫

賈　巡撫佟俱有　題豁水衝田地數百頃至今又六

七十年衝者愈多有淨露石骨者有衝成河身者蓋又

不可以數計矣近雖人民復業屢年報墾目前去城二

三十里正西西北西南綿亘數十里俱屬平地或飛沙

或石塊或水衝河身盡是荒蕪則山中之荒不待問矣

而況境以內遠近大小諸山即無寸土者皆有行糧約

略定賦名爲望田山田且荒則此無田之山糧又不待

問矣此所以本府各屬皆有缺額荒田多寡不等皆陸

續可墾而輝邑則歷久如故未可與他邑相衡而論也

故以明季田數欲求足額必不可得之數矣

考

國朝

思親亭考　孫奇逢

共城人物載在書者男則高子子羔女則共姜此一鄉領袖天下後世所瞻者也共姜有祠而高子無祠是亦缺典然高子祠於

孔廟矣俎豆在天下在萬世即不祀不見少也若思親亭者雖不可以例高子然不可以無考考之以與孝也亦所以崇許文正也文正時與門人知契登臨歌咏於蘇山之巔歷多年所後其子師可官衛輝路總管時履其地

而憶其親之語言行事恍若見其親焉爲亭以寄所思亭在百泉之上聚遠亭之前二亭俱久廢獨有文正門人白僉事棟之記在夫亭固師可之亭也而思親之心則天下人心之同然也白子爲之記而思其師兼思其親淋漓動於筆下凡讀者莫不興起故謂思親亭不可無考考之而文正父子師弟之面目全呈亭已儼然叢峙於蘇門之麓矣余因亭之廢也而考其故址爲興孝之思又不能不致慨於忠烈士之無蹟可考者史稱宋遷招太行忠義之士十數萬澤沒岳忠武南渡所遺兩河忠義士避難山中有終元之世未入版籍者予心欽其烈不能不致慨於文獻之不足耳

爾文正考　　孫奇逢

爾文正者耶律晉卿與許平仲也二公前後居蘓門仕元功最大史載其詳姚文獻樞與其姪燧子煒居輝以化民成俗子孫世爲輝人故有專祠晉卿之遺跡雖湮溪之名尚在而無片椽以寄其憑弔平仲僅止有思親亭碑石在關壯繆祠中碑云亭在晉卿祠東隅今兩祠俱無所存者此一碣耳抑知爾文正之在蘓門固非尋常可比擬也崔子銑之言曰元有三儒許平仲之興學耶律晉卿之諫殺劉靜修之不仕三人而已夫學不興則民彝亂矣殺不止則民命戕矣覩化民成俗於一鄉一隅者其功德當更何如三儒者所稱一代之人傑終

元百餘載而有其三百泉一片地遂獲其二百泉亦

矣哉靜修嘗有言怪得西山無爽氣只因少我一茅廬則賢人於山水如人之有骨山水於賢人如人之有眼眼與骨豈有待於人乎

太極書院考　　孫奇逢

余移家共城嘗往來百泉書院藉門一片地爲古昔諸君子所徘徊臨眺稱地靈人傑者始於晉大於宋而盛於元晉之有公和居士窟嘯聲出林谷答嵇康數語見道甚明考其生平亦高蹈之流耳宋之康節其來也受易於共城令李公之才安樂窩蓋不爐不扇之地所稱內聖外王之學者也至元則可謂德星聚矣耶律晉卿

嗜邵學來居於此若姚雪齋許魯齋趙仁甫竇肥鄉諸
公開有元一代之運綱維世道羽翼聖教人皆知尊而
信之矣考百泉志中明成化間河南提學使吳公伯通
創百泉書院宏治間提學車公璽又建思賢亭以祀孫
邵姚許竇諸公獨不及仁甫萬歷間邑令聶公良杞修
百泉志并遺其姓名噫仁甫之懿行表著竟泯滅而無
傳者豈文獻之不足耶抑尙論者之疏畧耶元史許魯
史載江漢先生趙仁甫復傳甚詳又魯齋年譜中載姚
雪齋隱蘇門傳伊洛之學於趙仁甫魯齋即詣蘇門訪
求之得伊川易傳晦菴論孟集註中庸大學章句或問
小書等書讀之深有默契遂手抄以還其學日詣之有

吾今始知問學之序矣按本傳載元兵南下德安時姚
文獻樞以行臺郎從軍得趙仁甫執手定交攜與俱北
是時洛閩學未行於中國仁甫乃以所記憶程朱諸經
傳註錄出之以傳樞於蘓門山建太極書院立周子祠
以二程張楊游朱六子者配食日夕禮焉刻諸經授學
者求遺書至八千卷請仁甫講授其中乃原羲農堯舜
所爲繼天立極孔子孟子所垂世立教周程張朱所發
明演繹者標其宗旨揭其條緒北人知有學則樞得復
之力也嗚呼江漢之學不獨有造於姚許而開北方之
草昧由是劉因郝經楊奐皆得其書而尊信之且先生
終其身不得榮以祿是先生潔一身之進退者爲猶小

而振一代之學術者則更大也今諸先生雍雍濟濟皆得享俎豆於一堂而令先生滅沒於寒石冷草九原可作不獨嘆其學之失朋而弁迷源淵之所自後學者豈可視前人之疎畧而任其缺漏與有志於風教者其將有考於斯

辨

國朝

民之父母辨　周際華

鞠秋之朔五日為予生辰予夙以母難不宜酒食宴樂故誓畢生不作稱壽舉己丑秋仲勸農至四郊民間有請為予祝者予示以不樂並為詩却之嗣交閭閻邑皆

欲列名衣傘以進此尤違禁而不可爲者也大加呵叱乃艘然猶以上篇爲說屆生辰乎適因公赴郡至望後始旋計得免此妄瀆矣乃尋情侍衆來數百人鼓吹盈庭樹之廣額闡其根止之弗及視其扁則民之父母四字異哉乎何德於民民不怨乎而父母乎哉是不可以不辨父之爲言矩也以矩率人德主於教故父之母之爲言牧也以恩牧人德主於養故母之惟教養備至者然後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實至名歸固亦不必屬毛而離裏也而不然者謂他人父謂他人母強而附之施者必怒於色而受者已怵於心矣昔子產治鄭寛猛相濟政是以和然猶曰猶衆人之母也能食之而不能教也

而況政不及子產母之且難又父之哉兩漢召信臣杜詩先後爲南陽守民爲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舉父母而分屬之吾曾謂其難稱而又烏能以兩人之心思才力合併於一人而自信教養之克全性情之不隔耶予宰玆三年矣菜茹可奉乎廉不如孔奮之治姑臧也桑雉可馴乎德不如魯恭之宰中牟也堂有鏡而未必全明庭有草而豈竟無獄靑靑子衿斯文未振閒閒十畝不督作勞士行之不修而田功之不力也非予之咎哉丁亥歲麥秀兩岐嘉禾合穎都人士以爲休徵之應然訪之他邑亦多有之是不得獨爲其城慶矣方抱慙於殿最豈希謌於輿人即令不敢憚勞時憂作孽亦

職守之所宜然而此心之所不得不然耳與民相習固
所願也愛民如子吾誰欺乎而乃醞然聽蔚山之歌膺
樂只之誦殊使我出入之交愁然不敢仰視且不能釋
然於魂夢間也去之則衆口難調留之則幾不免累其
奈之何或曰跡汝所爲皆有實政實政固有言職也然
民見所未見則相與私之亦屬情所難抑胡弗姑存之
以爲朝夕觀省之助或由此不敢自是之心推之疑之
又久未必不適如民願使藉口於不能而因而委之是
自外於國人相望之意而此後更難期振作矣即欲終
不能當亦可爲後來者屬焉其又何辨之有

[illegible]

輝縣志卷十八

輝縣知縣黔筑周際華石藩纂輯

藝文志四

說

國朝

勸葬說　周際華

竊以人死爲鬼鬼者歸也謂魂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也人之所樂有子者樂其能歸父母於土耳是故先王制爲喪禮始死而襲襲而斂三日而殯殯即治葬葬之期天子不過七月諸侯不過五月大夫不過三月士不過逾月先時而葬者謂之渴葬後時而葬者謂之怠葬

自殯至葬中間皆不治他事日夕拮据葬而後已以爲人子所以安親體者必至乎葬而乃有所歸也殯而不葬是使其親退不得返乎寢進不得即於墓爲人不能爲鬼又不許父母何辜而忍令其無所歸著也況水火爲災世所時有烟火繁多之處此禍更屬難防一旦延燒何能措手誰非人子豈不縈懷乃聞其城舊俗葬每遷延有一喪經數年而不葬者有積喪經數十年而亦不葬者推原其故侈於殯埋之飾習慣成風從儉爲之則大滋物議是徒知備物豐盈之宜從其厚而不思危親悖禮之大罹厥愆也孔子曰斂首足形還葬而無槨稱其財斯之謂禮至聖之言尚不肯信何愚至此耶其

或狃於風水之說而停之停之而遂忘之是何不權爲淺暦再卜佳城未爲不可而忍以父母及祖父母無着之屍骸爲子孫求富貴之待豈非病狂之尤甚者哉有唐鄭延祚母卒二十九年殯僧舍垣地顏眞卿劾奏之兄弟終身不齒後周太祖救曰先王垂訓孝子因心非以厚葬爲賢只以稱家爲禮負土成墳貴乎盡力務使九原絕痛恨之魂千古無不歸之骨今後有父母祖父母亡歿未葬者其家長不得輒求仕進又宋王子韶以不葬父母貶官劉昺兄弟以不葬父母奪職古人以此垂戒如是其至切者良以仁人孝子之用心宜有所大不忍於此也本縣以仁孝爲爾輩望事關至性無所用

其刑戚是宜激發天良深自愧悟只求盡禮不避人言庶幾吾邑無不葬之喪而爾輩亦不至有後悔不及之懼豈非幸歟但村愚無知須從一二讀書自好之士爲之反覆開導且即以身先之乃爲有益願與諸君子急圖之

佛說 時丙子之喪有進以佛事者予素守家傳深以佛爲戒不知罪悔之可懺也因作佛說謝之

周際華

說佛者曰佛覺也覺一切種智復能覺有情如睡夢覺也吾以爲此皆叛道之儒生好奇嗜僻創爲堅深之說以惑世誣民而遂不計其流毒之甚至如今日之所謂和尚者敗常亂俗而莫可窮極也彼天竺夢自西周昭

王時天竺迦維衛國淨飯王妃摩耶氏夢降金人而孕
於四月初八日自右脇誕生名悉達多年穆王時成佛
號世尊
金人夢入東漢
漢明帝夢見金人以問羣臣傅毅以佛對於是遣蔡愔等往天竺國
取佛經四十二章以白馬馱經及沙門摩騰竺
法蘭以還遂令起白馬寺自是中國始有僧　是皆曰得
之於夢耳夢之不已而說爲迦陵爲震旦爲蓮花爲貝
葉爲鹿苑之緇流爲魚山之梵唄長此說夢歷千百年
其果覺耶否耶孟子曰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邪說之
不息其如人心何也韓子原道篇佛骨表其說既詳且
盡而讀書自命者奉吾道而尊事之竟不知我爲何如
人宜作何如事宜守何如說昧焉沒焉甘爲佛弟子而
不辭是又將安說也吾見卓然名士通籍尊官設爲經
堂以供盂鉢豈不以爲有益哉何梁武帝三度舍身而

辛無補於禍敗也士大夫身列名教不肯以聖賢自待而忍以狂悖誤人世道人心何所寄托此傅奕之疏詆浮圖而貽詈於蕭瑀之地獄其錮蔽類如斯矣夫佛說以三昧為正定以四禪為解脫其意力主乎空未嘗不與吾儒之定靜安相似然其弊在不慮不慮故無所得而儼然儒生者不能悖本務實徒竊其近似之迹以自違其實行是其禍道之所由然也更不可解者佛已甚唐而僧尤悖戾今世之披袈裟坐蒲團者其果能散天花者乎其果能施法雨者乎其果能禪心鎮定自安於清寂而不即於淫虐者乎究遵何術而能使仕宦之家不惜金幣貧賤之子不顧邪淫千百為羣焚香禮拜舉

竟何所便宜必至於破產辱身而決不自悔也天下叢
林侈矣天竺靈隱等寺所在僧人皆以數百計無不取
給於好施之主嗟乎僧何如人非吾兄弟子孫非吾友
朋姻婭日以其艱辛苦困之錢施之於倫理蕩滅之處
並吾之所謂兄弟子孫友朋姻婭者皆莫之逮焉是可
痛恨也共城小邑耳人情非不樸實然大小村莊皆必
有禪林精舍而城鎮又無論矣問其地畝或一二頃以
上至七八頃不等而僧又日以重利盤剝爲事是以民
間之地有入之者無出之者倘稱此以往則眾姓必至
爲無着之孤獨園而眾僧乃卽爲有情之財利子矣以
言乎佛則僧弗覺以言乎利則覺惟僧司牧者嘗不一

加查禁又從而作護法焉遂使禿廝焰熾編戸風澆居喪者梵咒盈庭甘居罪孽之地禮懺者裙釵宿廟竟忘瓜李之嫌彼牧豎耕夫罔知顧忌猶可說也亦既口談詩禮身寄倫常以天下必不可有之人貿爲家中必不容已之用是獨何心而夢夢不覺也吾力小不能盡髠者而髮之又不能遍囑天下所願與讀書明理之儒隨所值而重加開導告以人倫之旨惕以邪說之誣俾之天良感發亦不難漸挽愚風倘能竟如昌黎伯文公所云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豈非吾道之幸而或者深嘉乎李青蓮之自托如來白香山之擅名禪伯也則吾說不存可也

燒香說　周際華

聖人神道設教將以濟國法之窮也蓋人道莫先於立心心之不敬何事不可妄爲故惡積於心者刑罰所不及懲而於是明夫善惡之報悚以禍福之原愚夫愚婦心有所怵而欲不敢逞以是爲輔治之具云爾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敬之者存心之道非徼福之道也是其權衹在我而不在鬼神然此意不可以責諸愚賤故任其交相崇奉而不之禁亦或者可以防淫而止亂也乃其始借以防淫而止亂而其後遂至於誨淫而導亂則有如今日之燒香者乃大可駭矣天下之愚莫愚於佞佛佞佛而因以佞僧又其愚之甚者也杭浙之風不可

言已即如共城小邑耳馳情赶會肆志燒香千百爲羣如蜂如蟻不惜五銖之費頻輕千里之途朝山拜懺廣濟妖僧甚至鎖頸攣身揹牌宿廟穢行醜狀恬不知羞曷不思神果有靈則降祥必於善類乃素不務正而欲以辱身蒙恥乞憐於神明神必不許且神即好媚則求者已多焉得人人而悅之耶況爾輩燒香有年矣連年燒香亦復連年受苦並不聞神有私授幸徼奇福徒以飽惡僧之心肥惡僧之產而已竟畧不加悔是誠何心且爾輩之子忤其父媳忤其姑者正復不少何不以事神之心事爾父母眼前無送忤逆之刑異日足享兒孫之孝豈不報應昭昭耶何以愈忤逆而愈燒香愈燒香

而愈困苦爲之父母夫男者曾不一加痛懲也予不忍爾輩長此夢夢姑卽報應之說爲爾言之夫神之所以報應不爽者以其聰明正直故能福善禍淫而無所私暱於其間者也非如貪官污吏可以賄囑可以情求倘情賄之可通雖神靈其奚畏願爾百姓卽心見神卽因神課心有父母者盡子職有翁姑者修婦事卽此是立心之本亦卽此是事神之誠而又能忠厚待物勤儉持家自然家室和平庭闈豫順不必入廟燒香而神已默默報之矣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者此也此之不務而日起燒香受罪之不暇又何問乎受福哉第愚民無知所賴讀書自好之儒相與隨時開導未必果積重之

難返也予日為諸生厚望焉

書

元

與竇子聲　許衡

某之愚陋先生之所知也得受共城一廛與老妻稚子竭力耕耜閒暇日會二三學者讀古人書則志願足矣且西去卬壠不遠尤為快便日夜思此至熟也

上許魯齋先生書　王旭

伏惟先生以道鳴世踐履於平昔者皆三才之實學發揮於事業者皆三才之實用簞瓢居陋巷浩然無一毫之不足白衣登相府淡然無一毫之有餘其堯舜吾君

成康吾民蓋胸中之素蘊一諫不行奉身而退其出處
進退何其一於義而不苟伸於道而不屈也吾道行光
士氣增重其頹波之砥柱冥途之日月與雖然僕固以
聖賢望先生而不以世俗之所以待者待先生也則猶
不能無疑何者孟子致齊卿之位齊王欲中國而授孟
子室養弟子以萬鍾而孟子不可以爲辭十萬而受萬
而先生之所以眷焉何如返蒸門之故隱臥西山之白
雲遠續洙泗之微言近考伊洛之正派使聖傳不墜後
學有歸旭也不敏請摳衣執筆以書先生於文公之後

跋

國朝

跋郭孝廉雪齋文　　周際華

文章所以覘學識也未有學識無具而敷衍可以言文者共城文風向多名作而近日諸生率以敷衍從事徒令閱者生厭學之不厚識之不真有由然矣然竊以山水之靈如斯士者未必遂無達人也小樵李君告予曰孝廉郭雪齋者吾鄉望人也品誼心情迥與世異固卓然儒者矣其天姿英敏博古有力尤爲時人所不逮予竊慕之而澹臺遯俗莫我肯來也適內子之喪紳民共奠不下千餘人雪齋亦具辦香來弔予感其誼而未遑謝之春仲道出岳村遂造焉促膝馬帳中論文片晷因以後進諸生相屬蓋其推廣善類以轉移士風向雪齋

亦遂出塾課文百餘首屬訂不揣孤陋袖歸而讀之就
中根柢經史馳騁才華如萬斛珠泉不可遏抑猶未也
讀四子書精通其理一字不肯放過不特於此見文並
於此可以觀德矣小樵又謂雪齋出自單寒所遭屯蹇
學識皆由心悟絕少師傳此豈非豪傑之士哉即其文
可津梁後學即其學更可鼓舞羣材一人善射百夫決
拾予深望雪齋之以不倦誨人而復望有志者能尊事
雪齋焉則師資未遠學識可基當不至以油滑之秘傳
中敷衍之流毒振衰起靡於斯有厲此邦幸甚宰官幸
甚

嘉慶　　周際華

巳卯歲余遊榕城有句云莫嫌拳曲材無用多少人家芘蔭中丙戌春承乏茲邑內堂庭中古槐一株相傳爲唐時物老幹鬱盤蕃枝茂悅良可愛翫惜其庭廡漸就傾圮捐俸重葺爰揭嘉蔭二字以顏其楣並紀舊句於上以爲朝夕之助云

立本堂跋　周際華

爲人有本孝弟忠信是已爲學有本讀書稽古是已本之字從木從一一象地木之生地猶水之出泉所謂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世有無其本而能自達者乎余既重建百泉書院並以立本二字名其堂諸生登斯堂者顧名思義以及時進德修業則無

負乎為人為學之要由是成章而達也有日已余於諸
生厚望焉

贊

晉

孫登贊　庾闡

靈巖霞蔚石室鱗構青松標宮蘭泉吐牖籠蒼可遊芳
津可漱元谷蕭寥鳴琴獨奏先生體之寂坐幽岸凝冰
結樸熙陽靡煥潜真內全飛榮外散凝岸高嘯希風朗
彈道有冥廢運有昏消遣隱不巖元跡不標或曰先生
晦德逍遙嵆子秀達英風朗烈道攜薰芳鮮不玉折兆
動初萌妙鑒奇絕翹首杳冥仰想元哲

宋

康節贊　　朱熹

天挺人豪英邁蓋世駕風鞭霆歷覽無際手探月窟足躡天根閑中今古靜裏乾坤

元

魯齋先生眞贊　　王一磐

氣和而志剛外圓而內方隨時屈伸與道翺翔或躬耕太行之麓或判事中書之堂布褐蓬茅不爲荒涼珪組軒冕不爲輝光虛舟江湖晴雲卷舒上友千古誰與爲徒管幼安王彥方元魯山楊道州蓋異世而同符者也

明

姚樞贊　　宋濂

浩浩龍泉神彩內明視之如空其鋒所指無物不斷捷疾如風姚之文獻雄姿英發靡有不同在前無古在後無今有志卓卓倡道蘇門上溯洄沂下探關洛施於有政蔚爲王佐務盡忠謇立經陳紀禮賢黜邪風動四方大開文明肇致雅樂實自魯邦不殺之諫晝夜諄諄舌不得藏治定功成渾然無跡莫窺所存左許右竇三人同心扶乾植坤如帶如礪信誓弗渝永世有聞

許衡贊　　宋濂

濂洛之學傳自武夷重巒疊照日星昭垂逮我許公尊聞行知若親摳衣寒泉之湄張皇幽眇釐析毫絲如皇

陶淑問舉其情辭如后羿注矢不失其馳旣入閫域遂升堂基橫經胄監衿佩鏘如祛其入私牖其天彝釋其偏歧挽其九衢德成材遠昭用於時黼黻帝治甄陶泰熙明體適用公實庶幾無德弗報四海祝尸嗚呼許公百世之師

竇默贊　宋濂

有偉竇公闇闇而訓雍雍而惇炳炳而文大衣垂紳似不能言及攉權姦勢將排山綱常之陳皦若白日照耀天下至今有赫大道旣明旁藝亦精九箴所及以死爲生其學之醇其志之忠宜耄矣之嗟發自帝衷

國朝

自贊　　孫奇逢

問爾爲誰曰歲寒氏歲既云寒爾何爲耳曰幼讀書妄意青紫長知立身頗愛廉恥雖困公車屢蒙薦起骨脆胆薄不慕榮仕衣厭文繡食甘糠粃隱不在山亦不在水隱於舉八七十年矣遶膝多男及門有士老而學易欲探厥旨聊以卒歲如斯而已

孫徵君先生贊　　湯斌

當代儒者誰稱先覺允惟哲人光輝孔倬敦行孝弟修明禮樂由忠貫恕既博歸約日新又新鳶飛魚躍默契先天聲臭寂寞蘊涵元氣發越磅礴譬彼星漢終古昭灼易傳者像難盡者學仰止夏峯泰山喬嶽

孫君僑贊　魏象樞

君僑之生爲徵君嗣君僑之死有學士志志文爲崔玉階先生筆愛弟忘身成仁取義不知其學視其行事千載而下望夏峯之高墳喬梓何愧

孫緘齋像贊　方苞

此爲誰是爲理學大儒徵君先生之曾孫何以仰而觀之不惟肖其貌兼肖其神九旬上壽祖孫並臻康健溫恭亦復比倫至若一肩絕學不以老而衰也進道彌勇嗜學彌懇如出一人如出一心嗚呼其斯爲象賢之哲嗣紹衣之後身

嘯臺贊并序　張德鳳

昔者幼安浮海不汙餘贓子春杜門誓逃世網然而懸
車歲迫尙致弓招介石操貞屢煩吏議雖抗志不辱而
知機未神至若膏煎蘭焚遂夭天年世淸目明不辭械
跡遇雖可悲人尤足惜者矣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
或默或語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當
塗之季三綱淪亡人道盡矣司馬氏方收攬豪俊規爲
已用誅鋤異議以絕禍本生其時者自非潛德內充貞
曜不惑匪戮斯辱鮮得免焉先生含章用晦保素養眞
樂天不違與物無競網羅所不及災害無由生土室偃
仰採山而食何殊首陽之節被髮行吟入水無忤庶幾
柳下之風所謂不降其志不辱其身遯世無悶與時偕

作者矣跡雖鄰於遺佚身實持乎名教而論者直不察等諸玩世又或謂其服食養性沖舉上升列之仙傳尤無取焉僕少讀晉書竊知嚮往薄遊河朔五載共城高臺屢登遺像斯在披尋碑誌罕所慨心用是不揣勉著斯贊以寄尚論之志云爾其詞曰大道既微見幾者寡德匪中正行乖取舍才高禍速名成跡下明哲保身夫惟大雅其一黃精既隱遁屬金行井龍賦悼名馬祥呈燎原莫救大廈將傾舉世混濁誰與獨醒其二邈矣先生涵貞抱樸冥鴻何慕潛蚪斯伏寂寞空山一絃自足莫得親疏安知榮辱其三嵇生幽憤阮生獨狂塗窮轍痛絃絕音傷先生道然天高日長匪徒忘世世亦我忘其四蘓門之

巔百泉之沚遺祠瞻拜高臺徙倚鸞鳳淸音如將在耳

載詠高風流徽千祀其五

地肺贊　周際華

呼吸通橐籥紋理盤蝸蛟我亦有肝膽與君爲石交

箴

明

四爲箴　王教

孔子曰爲仁由已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曾子曰仁以爲已任不亦重乎孟子曰亦爲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雛則爲無力人矣今曰舉百鈞則爲有力人矣然則舉烏獲之

任是亦爲烏獲而已矣嗟乎學孔顏曾孟之學是亦孔顏曾孟爲則成弗爲則胡成也如之何弗爲

四思箴　王教

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也伊尹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周公思兼三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嗟乎志禹稷伊周之志是亦禹稷伊周思則得弗思則弗得也如之何弗思

碑

宋

杜公墓誌銘并序

李琚

予正諱式鄆州須城人也少喪父母恥家世湮汨慨然自嘆曰行年將壯懼不留心經史以取富貴吾嘗有志於西北但未能舒素願耳然朝廷取士之路亦多若名籍仕版功名何難之致家雖積萬視若浮雲會邊用闕貢數異常仁宗閱其世系乃昭憲之苗裔優拜左侍禁適沂州羣盜嘯聚良善被害境內爲之騷然上方急於用人公以才武稱遂除沂州穆陵關巡檢公職居捕盜訓練士伍朝夕爲備以待不虞一日寇至受命亡家身冒矢石寡不敵衆我師敗績殲於賊刃乃慶歷六年七月十一日也享年五十忠義之節屹若山立大志未伸

奄忽淪亡此眞不幸也仁宗聞之以爲惻然特贈率府副率錄其一子曾祖灌祖練父可成皆積德累仁不仕於朝公後以子貴累贈左監門衛將軍娶王氏贈仙居縣太君男一人曰紹皇城副使克紹先烈爲時名將天若假之以壽其宏謀遠畧異日之功名豈可量也女四人皆已出適孫男二人曰大忠任三班借職環慶路第二隊將次曰大有未官孫女四人長適三班差使楊建次適宋剛中次適進士王仁裕次尙幼曾孫男一人曾孫女一人皆幼以元祐元年丙寅歲五月戊辰朔十六日壬午舉公之柩合夫人王氏葬於衞州共城縣楊閭管常村之原此所謂能當其大事者也琚與公里閈之

舊冢其志而憫其情遂爲之銘銘曰惟忠與義人之所
貴屹屹杜侯才博氣銳秉節不回殲於賊鋒凜凜其志
秋霜嚴風天子念之錄子旌忠力不逮衆非智之窮誰
卜吉麓賢孫嗣公作此銘詩藏之幽宮

元

姚文獻公神道碑　姚燧

姚公諱樞字公茂事世祖潛邸十年左右宸極十有九
年居近密之地受尊崇之任可謂必世之久惟其不因
富貴進退禮敬窮達一節不易寒士故不取恥當時明
哲保身以薨元貞二年贈謚榮祿大夫少師文獻公至
大三年追號嘉猷程世舊學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

魯國公謚仍其舊又推恩再世考仲宏贈太保儀同三司魯國康懿公祖錡銀青榮祿大夫大司徒魯國惠靖公妣張氏祖妣李氏皆魯國夫人公自稚弱一力於學晝則經紀其家嚮晦則讀書夜分不輟魯國夫人恐傷耽苦每止之乃寨牕不使見燭就枕必盡三鼓自期甚高聞太宗詔學士十八人即長春宮教之俾楊中書惟中監督則往依焉中書少公六年兄稱之與偕北覲時龍庭無漢人士夫帝喜其來甚重之乙未詔二太子南征俾公從繼拔德安得江漢先生趙復仁甫盡出程朱二子性理之書付公江漢至燕學徒從者百人北方經學自茲始歲辛丑賜銀衣金符以郎中牙魯瓦赤行臺

於燕時惟事貨賂天下諸侯競以掊克入媚以公慕長必分及之乃一切拒絕人有以銀二笏來見旣謝却乃出脂瓊籧間遣人追及與之遂攜家來輝墾荒雲門冀田數百畝修二水輪誅茅爲堂城中置私廟奉祀四世堂龕曾司寇容旁懸周兩程張邵司馬六君子像讀書其間衣冠莊肅以道學自鳴佳時則鳴琴百泉之上道世而樂天若將終身又汲汲以化民成俗爲心自版小學書語孟或問家禮散之四方時先師許魏國文正公魯齋在魏出入經傳子史泛濫釋老下至醫卜筮兵刑貨殖水利算數靡所不究公過魏與竇漢卿相聚蘇齋聽公言義正粹先師遂造蘇門盡錄其數書以歸謂其

徒曰曩所授受皆非今始聞進學之序若必欲相從當盡棄前習以從事於小學四書爲進德基不然當求他師衆皆曰惟先生命則魏國公由窮理致知反躬踐實爲世大儒者又公所梯接云歲庚戌盡室來輝相依以居會上在潛邸遣脫兀脫故平章趙璧驛至彰德恐公避逃脫兀脫留璧獨至輝以過客見審其爲公始致見徵之旨公曰天下之人同是姓名何限恐使者誤徵不敢妄應璧曰汝非棄牙魯瓦赤隱此者乎公曰是則然矣璧曰良是乃偕往彰德受命遂行旣至上大喜曰客過之久之詢及治道公爲書數千百言首以二帝三王爲學之本爲治之叙與治國平天下之大經彙爲八目

曰修身力學尊賢親親畏天愛民好善遠佞次及其數時之弊爲條三十文不具述上奇其才由是動必見詢使授太子經二年拜太子太師公曰皇太子未立安可先有太師遂制中書改大司農四年拜中書左丞五年用兵襄陽立河南行省經理屯田以公僉省八年入覲十年拜昭文閣大學士詳定禮儀使十三年罷昭文館拜翰林院學士承旨仍詳定禮儀九月享廟拜文禮使公方奏事得疾忽跽不能言帝急命從臣扶出登車至家未醒百日而愈後二年疾再至昏默三日薨壽七十入京師士大夫哭祭如失親戚曰自今帝側圖回天下者豈復有斯人者耶時孤姪燧仕安西燩僉淮西提刑

煒獨舉其柩藁葬京城東南別墅後十八年當元貞二年五月煒徙葬卜於西洛金門山祖塋別兆於輝菊山之陽公天資含宏而仁恕恭敏而勤儉理生惟務本實不事末作未嘗疑人欺已有負其德亦不留怨胸中他善猶多今惟表其大益斯世者四其一倡鳴斯道使今天下鄉校童蒙之師猶知以小學四書為先故中書左丞之制有曰德全天懿學得聖傳旨固有在於斯也再則中土士夫不知為廟作主以奉先祀自公始輝人多化之三征西南夷為陳曹彬取南唐兵不血刃贊神武以不殺四云云四夫人惟王氏先公卒繼宋氏後公七年卒公贈少師贈吳興郡夫人及公國曾與完顏氏李氏

皆從封曾國夫人後公三十四年完顏亦卒故三夫人
皆祔煒李出今中奉大夫河南北廉使其忠厚清慎有
克繼先烈之譽孫尚孩嗚呼燧生三歲而孤公卵翼之
不知其蒙闇教督而急其成俾粗有聞承乏翰林復世
公官恐公事業不能詳盡不敢干他詞臣故惟自述文
不過華質不至俚而摭其實焉耳矣銘曰惟天聰明視
聽自民沃天子心啟莫匪臣辭察邇言昌言禹拜稱聖
萬世臣何與在粵若世祖方龍躍淵載牽徵車遐蒐逸
賢節輝起之爰置左右授太子經事靡不叩公感一介
盡其生平所學與知傾敷悃誠書首八事修身以始賢
親畏天愛民以次申以三十條救弊之方施治所宜如

紀在綱上總兵民公請民去上受封國公擇地所上征南詔公陳遏劉上曰汝言吾行優優展也神武操既有要天下定一於時已兆移兵戍邊首蜀尾淮免夫春秋剽殺去來汴置經畧秦以宣撫三年其民歌舞樂土治效若斯公於之時一出爲猷不無贊彌又從濟江內難方蹶帝遣其歸大統入繼移昔已試施諸萬方帝思舊人台衮用章公拜稽首元艮未建臣何力有太師顧先旼爲大農尋拜左丞中以責難書存可徵南土既平諂謀新國招文禁林必首見及後聖相承言行其生沒爲法程謚以諱名既又進加功臣開府莫尊太師莫尊國魯哀榮若斯大書穹碑比其生全于祀可貽

明

書姚文獻公神道碑後　　劉　玉

予謁雪齋姚公墓求其神道碑則其亡久矣乃錄以遺其孫姚泰姚紳而書其後曰元入中國刈人如草菅幸公持不殺之說啟廸世祖化暴爲仁民生之賴以不滅者公之力也而又活趙復於鋒鏑之餘因其書以啟魯齋倡斯道使屯蒙之俗變而知禮則斯文之所以不墜者又公之力也是故陳治道定條格詳禮儀不足爲公才辨文統之奸料李璮之敗不足爲公智興屯田薦伯顏以取江南不足爲公功其大在救民生扶斯道而已舍是二者而毛舉其微豈足以知公哉

掩骨碑畧　王繼蕃

兵之事起於戊午豐年亦僅見於戊午迨壬申秦寇入輝殺人無數時有武夫健兒閙有食人肝心以示勇傳者以爲怪異至崇禎己卯旱蝗自秋至明年庚辰不雨又蝗僅播種而不秀秀而不實斗米千錢賊魁高得禮先作亂當事者用寬政招來之賊遂蜂起民間有藏蓄搶掠都盡瓜果棗柿幾同珍寶草木根皮糠粃山蔬侈云富貴家糧也十月之交徧山皆盜以人爲糧千夫長擒來剹諸市人爭啖之二之日奇寒人益困兄弟朋友互相殘食率以爲常明年春益甚人死埋土頃壠欲乾猶刳取充飢未成人之子女轉盼不見則已在釜中矣

孀婦單丁十不存一四郊村落並無居人聚居郊關中
夜每聞呼號望救之聲人不敢往救食人之肉以人骨
作薪或有以頭顱作麵同人肉汁作餅者頭骨纍纍若
東陵之瓜特少蔓耳脊脅小骨縱橫狼籍道路間人行
其上搰搰有聲傷心酸鼻不忍聞不忍見也邑人閻毓
秀同屈姓諸君子覓人拾聚一處乃抉坎深二丈許長
濶如之用土掩埋且作浮圖法勒石示之志變也使後
之覽者知奇荒之災至於如此不可不預爲之備也然
斯時春巳暮矣西山羣盜尙自縱橫去冬無雪今猶未
雨嗚呼向後白骨又安知所戾止耶安得仁心大力如
閻如屈救諸未成白骨之先豈不幸哉

國朝

孫徵君墓誌銘　湯斌

康熙十有四年乙卯四月二十一日前明萬歷庚子舉人徵君孫先生卒於輝縣夏峯之居第一時監司郡縣之大夫與方數百里卿大夫士弔哭屬路不絕城內外市者罷耕者廢耒里老泣嘆子弟輟誦絃聲督學使檄郡邑列祀百泉書院其冬十月十六日葬於夏峯之東原距生萬歷甲申十二月十四日享年九十有二矣蓋道學之傳自濂洛關閩諸大儒後莫盛於明之河東姚江先生幼嘗染溪吉水講學都門之日與鹿忠節公交修黙證以聖賢相期許忠節既沒獨肩斯道者四十載

年愈高德愈邵眞積力久篤實光輝四方學者亡不謀而合曰夏峯今之河東姚江也兩朝徵聘十一次纁帛賁於巖谷守令敦趨就道者數矣先生堅卧不起故天下稱爲徵君云先生諱奇逢字啓泰號鍾元保定之容城人高祖端曾祖廷寶皆有隱德祖臣嘉靖辛酉鄉薦任洞東鹽運司運判以清慎稱父丕振庠員授儒官孝友著聞母陳孺人兄弟四人兩兄奇儒奇遇俱庠員弟奇彥以貢仕武城令先生少時慷慨有大志十四歲謁楊尙寶補庭補庭問設在圍城中內無糧芻外無救援當如之何先生應聲對曰効死勿去補庭曰此足卜子生平矣補庭者忠愍公子也十七舉於鄉私居不蓄一錢

郡邑例致膏火貲悉以奉父母兩居父母憂治喪一準古禮偕兄弟廬墓側飲食必祭風雨霜雪哀音動人前後六年如一日嘗語人曰少年妄意功名自雙親見背哀慟窮苦中證取本來面目覺向來氣質之偏蓋學問實得力於此云居京師見曹貞予公舉仁體以告恍然此心與天地萬物相通時桐城左忠毅嘉善魏忠節長洲周忠介以氣節相高一見先生皆傾蓋定交高陽孫文正公督師關門鹿忠節爲參謀約先生同遊塞上徧覽山海形勝指畫如掌孫公留其襄時事急辭歸語茅元儀曰將相不合未有能立功於外者公信不愧吉甫如時不可何天啟末年逆閹竊柄左魏周三君子相繼

逮繫過白溝緹騎森布左右先生與門人張果中拮据調護供其槖饘且告之曰雷霆雨露總是君恩諸公主張宜蚤定意氣浩然旁若無人其子弟僕從厰衛嚴緝莫敢舍者先生與鹿太公爲之寄頓左晉督學三輔又屯田有惠政時誣坐贓至二萬拷掠備至先生與鹿太公謀設匭建表於門曰願輸金救左督學者聽於是鄉人投匭者雲集左旣拷死則又按籍俵散魏與周各坐贓五千嚴刑酷比先生咸倡義醵金以應之去京師不二百里舉旛建鼓不畏閹知閹亦竟不知也當事急時遣奇彥同鹿公子化麟馳闕門上書孫公求援公卽具疏以邊事請陛見面奏機宜都門喧傳公將與晉陽之

甲闖夜繞御牀而泣公抵通州亟降旨勒囘公囘而諸
君子不可救矣蓋正人爲國家元氣非但急友難也事
之不成則天也而世徒以節俠視之過矣客氏弟光先
以時焰牢籠士大夫介所知送名馬以家貧不能具芻
茭辭再致穉秣之需以病軀不能乘辭待小人不惡而
嚴類如此崇禎戊辰督學御史李公薦舉孝行奉旨建
坊旌表給二丁侍養丙子容城被圍土垣將圮窮晝夜
拮据修築先生指授方畧士民協力捍禦城賴以全事
定巡撫都御史張其平恤刑部郎胡向化交章聞於朝
特詔褒嘉兵部尚書范公景文聘贊畫軍務固辭不就
時寇氛漸逼都城攜家入五峯結茅雙峯親識從者數

百家修武備嚴教條所以整齊約束之法甚備更與其
徒講學習禮賦詩倡和絃歌之聲相聞當兵戈搶攘時
雍容禮樂盜賊睥睨不敢犯嗚呼先生之不用於時豈
先生無意於世蓋亦知天運之不可回也我
朝順治初祭酒薛公特舉長成均以魯齋之任相待中外
大臣推轂日至先生絕意仕進移家共城闢兼山堂讀
易其中率子孫耕稼自給簞瓢屢空怡然自適而道德
聞於遠邇負笈來學者日衆有大僚歸老於家一見北
面稱弟子者有千里遣其子從遊者公卿持使節過衛
源不入公署屏息騶從以一見先生爲快先生涵養益
邃自強不息每晨起謁先祠畢退居一室澄心端坐即

疾病未嘗有惰容接人無貴賤少長各得其道與後學答問隨人淺深亹亹竆晝夜不倦子孫甥姪數十人揖讓進退皆有成法閨門內外肅肅穆穆寂若無聲而諸事俱有條理婣族故舊恩義篤厚爲之經理婚姻喪葬惟力是視聞節孝事必爲之表揚先賢祠祀廢墮者必倡衆爲之修葺見人家庭乖違與父言慈與子言孝緩譬曲喻必歸於道而後已故賢者悅其誠不賢者服其化即兒童牧豎無不懽喜尊敬至於事變之來衆人震撼不知所措處之裕如未嘗有幾微動於中也其學以慎獨爲宗以體認天理爲要以日用倫常爲實際嘗言七十歲工夫較六十而密八十工夫較七十而密九十

工夫較八十而密此念無時敢懈此心庶幾少明文曰
生平所見有時而遷而獨知之地不敢自欺識得天理
二字是千聖眞脈非語言文字可以承當故言心即在
事上見言已即在人上見言高遠在卑邇上見言上達
在下學上見戰兢惕厲不敢將就冒認惟是愼獨而已
所著書共一百六十五卷嘗嘆世之學者不務心得株
守藩籬物我未化先生眞見道之大原無建安無靑田
惟以庸德庸言直證天命原初之體可謂千聖同堂造
化與遊者矣

孫徵君墓表　　魏象樞

康熙十有四年四月二十一日徵君前明舉人孫鍾元

先生卒其年冬十月葬於輝縣夏峯之東原又八年蔚州魏象樞表其墓曰先生諱奇逢字啟泰鍾元其號保定之容城人大父臣嘉靖辛酉鄉薦歷官河東鹽運司運判父丞振邑諸生先生年十七舉萬歷庚子鄉試與定興鹿忠節公善繼爲友以聖賢相期勉忠節家江村先生家北城相去三十里雖風雪暑雨過從無虛日討論濂洛之旨而證諸六經發爲文章皆自抒心得不屑訓詁詞章也性至孝逢丁父母憂哀毀成疾喪葬一遵古禮偕兄弟結廬墓次者六年巡按御史以聞下詔旌焉家故貧饔飧常不給有巨室以金粟餽者婉却之一日與鹿公講學自晨至日昃蒼頭始持豆麪作羹以進

怡然無不足之色嘗言從憂患抑鬱中默識心性原本
生平學問實得力於此天啟末魏忠賢竊柄荼毒正人
左忠毅光斗魏忠節大中周忠介順昌先後被逮三君
皆與鹿公為友於先生有國士之知時鹿公贊高陽孫
文正公軍於榆關先生遣弟奇彥上書高陽曰左魏諸
君善類之宗直臣之首橫被奇冤有心者誰不扼腕昔
盧次楩一莽男子耳謝茂秦以布衣為行哭於燕市曰
諸君今不為盧生地乃從千載下哀湘而弔賈乎李獻
吉在獄何仲默致書楊文襄求一援手康德涵至不自
愛其名左魏之品可方獻吉非次楩所敢望某一介書
生無由哭訴伺懇茂秦閣下名位比肩文襄豈至出德

涵下乎高陽覽書即具疏入朝面陳軍事將爲諸公申救忠賢聞之謂高陽與晉陽之甲夜繞御牀而泣乃馳詔止之時左誣贓二萬魏周皆數千嚴期追比三君子皆清白吏無以應而忠毅舊爲三輔屯田使有遺愛又嘗督學畿內門下士甚衆先生與鹿太公及其友張果中倡義醵助輸者雲集甫就而三君子相繼拷死則又經紀其喪餘則按籍俵散當其時邏校嚴急士大夫觸手糜爛其親戚故交鍵戶謝絕先生慷慨急難呼號同志禍福不足動其心而禍亦卒不及也高陽知其有經世才將題授職方郎與其事先生知時不可爲自陳願老公車不敢借途求用臺諫交章推舉堅辭不就崇禎

丙子容城被圍士垣將𢘐率宗族閭黨矢志守禦城賴以完巡撫都御史上其事特詔褒嘉南兵部尚書范公景文聘贊畫軍務亦辭不赴時秦晉已陷寇氛漸逼都城攜家入易之五公山結茅雙峯[illegible][illegible]人依以自保者數百家飭武備定條約暇則講詩習禮修冠婚喪祭儀節簡而可行千戈搶攘之際絃歌俎豆之遍服其德教盜賊聞而屏跡時以方田子齊徐無終焉

國朝順治初祭酒薛公所薀具疏讓官兵部左侍郎劉公餘佑及巡按御史薦剡數上先生堅卧不應蘓門爲康節爵齋讀書地泉石幽勝遂移家築堂名曰兼山讀易其中子孫耕稼自給門人負笈來者日衆先生涵養益

遂每晨起謁先祠畢澄心端坐雖疾病未嘗見惰容接人無貴賤少長必以誠有請問者隨其淺深傾懷告之無不人人自得子孫甥壻數十人進退揖讓皆有成法即耕夫牧豎亦知尊敬時節花放鄰村爭置酒相邀兒童皆歡喜相就曰我先生也年九十二卒士大夫弔哭屬路不絕市者罷耕者廢耒督學使檄郡邑列祀百泉書院容城夏峯皆立專祠祀之先生著書甚富理學宗傳表周元公以下爲十一子別爲諸儒考附之蓋出獨見非依附舊聞者其學主於愼獨而於人倫日用體認天理常曰喜怒哀樂中節視聽言動合禮子臣弟友盡分皆終身行不盡者自言生平年愈進功愈密天理一

字是千聖心傳非語言文字可以承當世之學者不務
躬行惟騰口說徒增籓籬於道無補體先生之言可以
自悟矣過其墓祗徊俯仰當有慨然興起不能自已者
則先生之風教愈遠而彌新也

創置義塚碑　　　　滑　彬

聞之掩骼之舉行於孟春而瘞朽之條亦嚴於田野凡
所以全其不忍之心於無已也余自已巳孟夏來令其
城見民貧地瘠憔悴堪憐加以連歲災荒公私赤立余
曰請蠲議賑且將次第舉矣而尤有最可憫者四野之
遺骸纍纍不絕余不禁徬徨久之因詢之父老咸言本
縣窮民多無能葬且以未成人之小口伊父母又不令

其葬埋亞其中道而亡也狐兎野食犬嚙心惻行道爲之心惻何民之無良一至此乎夫鄉黨好義之士於素不相識之人倘有損貲以爲掩埋者豈天性至恩而忍於出此他若異地之無依者益不可問矣昔者文王之爲伯也澤及朽骨穆公之爲覇也封殽尸而還余雖不敢上擬古人而不忍之心有發於至情而不能自已者因查北王一里有閒田二十畝許遂捐俸置買代納本年錢糧復爲設法頂補而永除其賦以爲義塚地并僱覓閑人拾取遺骸而埋之又嚴禁民間之擅棄其尸者夫而後冷冷平原燐燐鬼火或不致向凄風冷雪而悲恫矣予居嘗讀史至齊梁魏隋間見天下波靡於西竺之

教盡發齊民之蓋藏而靡爛之金碧宇舍文繡土木競其蕩而無節吾爲此而不爲彼者惟其實而已後之令茲土者亦將有感於文

重修餓夫墓小記

孫用正

嗚呼此先徵君所表彭了凡先生墓曰餓夫悲其志矜其行也千載而上有餓死首陽者焉曰恥食周粟夫周聖人也何恥食其粟而太公曰此義士扶而去之蓋聖君賢相崇重節義將以愧人臣之懷二心者了凡先生可以不死而甘心一餓且何地不可死而必輾轉徙徊死公和嘯臺旁此其立志行事概可想見矣余嘗弔以句云山頭長嘯原奇特一餓捐軀行亦偏事各快心方

足色清風博得古今傳漫道泉源似畫圖園林臺榭盡虛無却從冷處添神彩長嘯臺邊有餓夫先是了凡遺屬不用棺以甕覆其屍埋骨嘯臺之左下先徵君題曰餓夫同人爭爲詩弔之歲久石碣剝落邑侯秀水范月如先生曰斯人可傳也爲再封其塚視昔高大且新其豐碑仍用先徵君題識以徵君能爲餓夫重也時在康熙乙酉端午日

奇塚記　　孟發祥

輝有奇塚邑乘不載里人呼爲陳小姑墓墓在壍中典史陳君諱汝秀之女江西泰和人相傳女孝謹貞節隨父於輝歿而葬於輝城之南時萬歷三十年十月初四

日也舊墓碑𥂁傭碎之用以甃井城之南老人勾氏曾見之不識當時葬於壍中者何意里人曰是壍也當行潦之衝凡山漲暴發則波濤驟至漱齧浸剝高岸損落而此塚無恙里人又曰山漲之來歲有之漲之淺深此塚隨而高下焉未嘗覆沒其巔今年夏六月雨滂沱竟夜激流洶湧壞民居千餘家壍左右汎濫幾汨而此塚巋然存嗚呼奇矣余嘗過之見邱封翳然悲壠月之蕭涼而莫之識也懼爲鍬鍤所侵久而湮沒闡幽褒揚之意同人咸樂爲之女身死巳久惟餘一抔土經百年而不能濡蝕者是何靈也吾以爲孝謹貞節之所感有鬼神以憑之矣昔陸機之賦感邱謝惠連之祭古塚古今

人大抵相同也吾更望諸同人俟年豐歲穰民勞少息立祠於墓側歲時一祀享之使愚夫愚婦拜伏其中知孝謹貞節之意而有所觀感焉是亦有助於風教也因立碑而爲之記

祭文

明

安十賢神主祝文　吳伯通

於皇道原無極太極生陰生陽天地始立二實五殊迭運順行眞精妙合人物乃生惟人一心虛靈不昧渾涵衆理妙應萬事一體一用斯道之全庶民去之存者聖賢達爲君臣以治而教窮則師友心傳言詔筆端道統

五帝三王周作孔述大備彌彰顏發曾傳見思聞孟繼
往開來提綱宗柄厄秦鑿漢佛隋荒唐千有餘歲墜緒
茫茫洶穆惟天厥命不已五星聚奎文運光啟元公天
授默契陽陰邵子入豪洞觀古今純公正公難兄難弟
師濂接鄒淡源闡秘横渠助瀾妙會乾坤溫國推誠茂
樹德言晦魄斯薦絕絃方續宋運倏南瀏邪論俗紫陽
一脈派出兩程折衷衆說爰集大成卓哉張呂文公畏
友義理精微實相講受考亭既沒枝葉迷根魯齋繼起
朱學是尊厭世支繁志從先進百載中原吾道復振惟
茲水涯邵潛許遊清泉不竭高風尙留遹等毋恨晚生
未由親炙佩服微言嘗私淑艾愧昏且惰於道無聞叨

職中土濫竽斯文欲俾學徒率履不越瞻依道容庶幾有發爰始爰度乃構乃祠沿流求源自友及師合享一堂道同神契陟降茲庭光明是惠令辰長至神位具成敢率官屬敬妥英靈菲儀在列誠意斯萃惟歆惟格永錫以類

祭徽源神文　王天爵

維萬歷九年春三月辛巳朔越二日壬午徽州府知府王天爵謹以豕羊香品之儀敢昭告於徽源之神曰嗚呼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今自春不雨者三月矣二麥就槁三農歎望其將何以爲食乎此皆天爵奉職無狀上干天和之所致也然太守不職罪坐太守今以殃

及百姓神其謂何然明有太守幽有吾神幽明雖殊與
民同憂患之心一也況神職司靈源有雲雨之責者尚
其鑒余赤衷請命於
帝油然雲沛然雨使二麥浡然而興以活百姓天爵無任激切
祈仰之至

祭城隍文　喻大爲

維神治陰官治陽相須爲用者也爲之奉命而莅茲土
也值南土未靖四方雲擾百姓每多倒懸九重日見焦
勞民窮益加煩苦有司難以措手縣令之難不知如何
爲道矣然爲之所可質天地鬼神窮簷蔀屋者此心而
已此心在做秀才時輒以清介自許一至當官薰心爍

骨之物易以移我有不裂性命之情者或寡矣然民之父母四字其義安在虐之仇之民即不以口而以目安在冠裳之下有此寡廉鮮恥而靦顏民上也吾今與神約畏法而尤畏議畏民而尤畏天惟是國之所不得無吾亦不能不有國之所不得緩吾亦不能不急而國之所不滅吾萬不能增事必裁於隻手情不牽於冷面苟枉三尺以寃民命取一文以肥身家幽甘鬼責明當國刑爲誓不敢爲此也至神元相爲我德者也倘刦灰未掃手翍赤羽悲怨不平血漂黃沙怪形嗡嗡而欲語奇情隱隱以難明以及水火盜賊之變現疵瘥天厲之偶生皆神之前知以司輔者也倘爲曠厥職乎罰予一人

足矣毋延堂下也倘爲稱厥職乎將考祥於四境之内毋狃堂上也神無悖吾之盟吾不敢忘神之報也尚饗

祭衛源神文　張克儉

維大明崇禎五年歲在壬申十一月十五日河南衛輝府輝縣知縣張克儉同闔縣鄉紳士民人等致祭於衛源之神曰惟神璃滴後自乾晶綺流包乎坤絡蓋本太行數千里之來龍至百門而瀉其磅礴澄瑩開寶鏡以無塵澔瀚剖珠宮而勿羃泉根則五色交輝水面則千章錯落陰陽轉而灝氣常瀜滄桑變而靈雨自若湛擬瀾雪而縣龍園温媲釀花而流香酪波光浸矗立之崇臺縠文漾翬飛之高閣極名流韻士之闡揚終莫窮其

淵博盖混混者歷千年詎涓涓兮僅一勺乃其大者元精藏於晉城靈派達於津門運漕艘以裕京國輓貨貝而供天閶潤滋萬寳灌溉千村碧苑瑤芳得錦流而繁茂翠疇玉粒藉元液以豐敦壯百年之形勢資萬室之饔飧合抱環流穿渠歷晼氣色清華風光曠遠豁文士之靈奇發科名之華衮盖衣冠鐘鼎婦子編氓均食其鴻庥而共濡其厚囿者也此猶清泰歲月宴平年芳烟雲澹馥林木幽香疆域鞏固黎庶平康耳屬者流氛沸靖逼此一方鳴鏑奔突橫戟披猖闔河爲之震撼老稚被其殘傷士女離散官吏倉皇乃徼神貺遠害迎祥封五閘以成鴻浸䟽百甽而灌周行澤洞無極齊遂離畐

遍四野而流澌滅沒遶衆村而浩瀚汪洋賊騎一至踟躕徬徨不能投鞭竟渡無能飲馬鴟張抱頭鼠竄夾尾狐藏全城恃以無恐壁壘爲之有光盖非第汴豫之藩蔽實爲燕趙之隄防受茲介祉敢恡蒸嘗月建在子水德之房乃涓吉日捧進瑤觴羊豕在列樽俎在旁龍幢雲旆空際翺翔鑒我誠懇駐駕天閶顯威赫赫錫福穰穰佑生民以無倦護城郭而永昌

雜著

（宋）

勸學　邵　雍

仲尼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

乎是知爲善之樂無大於學夫學也者學爲人之事也爲人不能爲之事則始可以謂之人也天下之人天下之事天下之情天下之理能易地而起之則天下安往而不利哉須二十歲之後三十歲之前一百二十月之內三千六百日之間朝經暮史晝子夜集究天地未來之消長參帝王已往之因革收聖賢淵微之旨趣盡師友精一之議論聚而爲才能充而爲德器悅而爲珍寶發而爲事業施之於心則心樂施之於身則身安施之於家則家和施之於國則國泰四者有素儒者不得謂虛生於一世矣所謂道之行與不行則繫乎時之用舍如何爾然後始可以語命也已道行則功濟天下道不

行則獨善一身功濟天下故能遯世而無悶固非空空鄙夫者之所能或曰亦未足以爲天下大賢則吾直以爲妄語人也

偶書　蘇軾

柳十九仲矩自共城來持太官米作飯食我且言百泉之奇勝勸我卜隣此心飄然已在太行之麓矣十七日東坡居士書

國朝

勵學文　孫奇逢

無窮身世有用精神只圖晏安積成暴棄時爲警省漸入精微古人吃飯著衣便是盡性至命吾人談天論地

總非行己立身日用之功惟靜心可入學問之道非勝氣能參讀有字書要省無字理學而時習習何事與逝者如斯斯何物也天地之大猶有憾夫婦之愚可造端三月不違愈見不足日月之至儘有可觀富貴利達人一轉念即豪傑矩行法言士聊失足成凡民賦性原同因習而遠降才雖異情發豈殊夜氣猶存當默省梏亡我者何事雞鳴而起急追尋舜跖分者何途但求放心要在責志功有深淺理無精粗誦詩讀書舉業不妨德業學詩學禮獨聞亦是其聞父兄師友之間反躬無愧起居飲食之際樂趣何窮仰望同人告教小子

題壁　[illegible]奇逢

人生最繫戀者過去最冀望者未來最悠忽者見在夫過去已成逝水無容繫也未來茫如捕風無可冀也獨此見在之頃或窮或通時行時止自有當然之道應盡之心乃悠悠忽忽姑待之異日諉責於他人歲月虛擲壯懷空老良可浩歎

觀風　　周際華

竊維士首四民國家所以維風俗正人倫者須於吾輩基之周禮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其非徒摭拾遺經搜羅逸史作爲文章以儌倖於青紫者也是以課士者必先德行而後文藝夫果德與文兼尚已有其文而無其德孰若蓄其德而拙於文也使舍德而言文予文

烏乎取焉其城爲　先賢子羔故里風俗之淳厚有自來矣嗣是而孫公和而邵堯夫而許平仲以及耶律晉卿姚文獻諸公後先輝映至夏峯孫鍾元先生父子祖孫尤爲天下望又其近而可師者也予嘗讀堯夫勸學一篇慨然想見其爲人而孫夏峯之維風議救時議荒田議諸作彼其德行爲何如而其文乃可綱維世運如此耶以此求文斯得之矣顧或者謂今之所謂八股文者爭尙揣摩以投時好其於德行乎何關不知
朝廷以制藝取士即是敷奏以言之旨心通其理而後言之言得其理而遂行之則德行文藝一以貫之矣予宰茲土願與諸生正其誼明其道以端其本源然後取古人

文之有益於身心性情者學之根柢乎六經寖食乎先輩苟非名作棄不之取則以是爲文即以是礪德將見處爲名儒出爲名官虎變豹變克紹前修非司牧者之厚望歟茲定於某日觀風肩期生與童畢集聽試試文詩各一篇予老荒踈雖未必能作師範然出其蒭菲勉効觀摩得與諸生相與有成爲異日儲公輔器庶不負恒嶽之靈珠泉之秀耳爾諸生其共勉之

與諸生論文隨筆　周際華

史禮堂先生論文三十則詳哉其言之矣初學入手路徑宜分則讀文先不可苟須擇其淸眞雅正者講明其立意之道運氣之方用筆之奇遣辭之要與夫層次出

沒之妙俾之心花鼓盪正路分明自然不落塵障苟意不立便浮泛而不切矣氣不運則支離而不逼矣筆不奇則平庸而不振矣辭不擇則粗俗而不馴矣起落無層次則精神筋骨皆不能聯絡矣是均宜於讀文時體之吾見今之學者不讀先輩名文或讀之如咀蠟然全無趣味日以其父兄師保之牕課文與其科歲考不得已而幸取之文奉爲圭臬學使就地取才亦竟得利遂遍令其子弟生徒苦相傳習是以深入肌髓並不知世上更有文章也無論主試者出何題目不清不楚不難不易總以其胸中固有之套襲頭套去那復顧閱者之遂至於不可忍耐也嗚乎經史之不閱四子書之不講

先儒語錄之不知四海九州名山大川之不見其胸襟
爲何如矣又不肯於先輩文細意體之無怪乎自悞而
因以悞人也吾今與諸生約日讀四子書二三段古文
一篇經書各隨其力量以爲限不必躐等却不可間斷
再取理法清眞之文或一百遍或二三百遍總期心頭了
了而後即安並將從前舊套投之東洋庶幾自新有路
而結習可免乎日望之

勸種樹　周際華

竊讀袁氏世範載桑果竹木之屬春時種植甚非難事
十年二十年之間即享其利矣今人往往於荒山閑地
任其廢棄至於兄弟析產或因一根荄之微爭忿失歡

比隣山地偶有竹木在兩界者則與訟連年傾家破産而不惜是何不以與訟所費傭工值木十餘年後材木已不可勝用乎此論最爲有益前此本縣三令五申諄諄囑勸爾百姓已其樂之今年正月按簿登記桑樹得四萬餘株雜樹得十五萬餘株入秋查視存活者得其半耳然於十年後計之每株縱僅償錢一千文則所值已十數萬千文矣自玆以往每年加樹若干亦每年加錢若干坐收其利而不勞險致其富而不覺爾百姓各有心知當必不因勉強從官聊作應酬之局而已來春凍解種植宜增與其鎮日偷閑何如舉手得利仍望爾董實力奉行照簿登載各以其所種之數備稽該管地

方更宜乘茲利導挨戶嚴查以共成殷富之舉所種者
多定加獎賞若經本縣所到之處其宅不毛其地多曠
立將該地方嚴刑責處並提地主重咎決不姑寬更有
北山一帶舉目荒涼殊為可惜倘能廣植橡槲則可以
放蠶可以燒炭其利更屬無窮為此仰該管地方不惜
辛勤挨戶傳諭凡近山居者或屬巳山或屬主人之山
各購槲子種之不待十年即可治繭其有地屬官山與
其荒蕪何如蕃植民間有願出力種槲者許呈請立案
給以執照以憑管業斷不致有滋擾之害切勿以山石
為難種而終棄之是所望切蓋此山之前豈無茂樹良
由斧斤伐之牛羊又從而牧之爾輩又不肯輕身種之

是以若彼濯濯也若果石山難於種樹彼大佛殿前後山亦皆石耳何以槲樹之多且榮其明證亦不遠矣願爾百姓一旦奮發竟不留餘力以植之則今日之童山卽異日之牛山也爾百姓共享之利爾百姓其共勉之倘如此申勸竟有不遵是爾輩冥頑不靈本縣必不能爲爾寬宥矣言出法隨其毋貽悔種後尤不許乞丐之人暨小兒輩擅行毀折並不許牧牛羊者任意踐踏責成該管地方一見卽禀或種植之家自行具禀本縣立加懲戒斷不從寬毋違特示　再查高莊黃水口薄壁等處賣柴者絡繹不絕問之採自深山視之皆樹之根也夫樹必芘蔭其本根而後枝葉暢茂譬之人必孝養

其父母而後蕃育其子孫此亦事理之至明者矣採樵者但取其枝葉而留其本根則生不息而用者亦可以不窮若並其本根而傷之且盡拔之造物雖仁亦難供億即如人已無本而生機尚可問乎現在勸爾輩種樹是自無而使之有也乃本有而必使之無豈不背謬況山岩之中有挖之者無種之者迨其所挖既盡而勸種之又將藉口於石山之難種也於心何安於理更不可解自今示禁後再有無知之輩敢行挖掘者該地方查實扭稟即加懲治非禁爾窮百姓採樵也留其本根以供爾輩不絕之用耳人力難求生機易息本縣用是隱憂願與百姓實力培之

勸織　周際華

竊念民以耕爲本女以織爲業男女互相操作俾布粟皆饒未有家饒而俗不善者也輝邑向多游民不思勤奮耕者惡以惰農自安本縣已諄諄勸課矣果其天良感發亟早圖維尚可以振茲頹靡惟彼婦女非不自疾其窮也乃竟衣食無資恬不愧悔或結隊燒香或呼羣拾麥或當場聽唱或瞎地摸牌或袖手閒談或出頭搆訟露面拋頭盈於道路識者羞之是皆爲之家長者夙使嬉遊全無管束以致少成習慣不以爲非本縣每一念及深愧教導之無能而益恨其夫男之過縱也明告以風俗之偷而不諭又施以嚴禁之罰而不羞身爲司

牧而俗倣如此其能不隱痛耶於是思爲默化潛移之

計惟蠶織其庶幾乎蠶事之興必待桑之旣成而後可

而紡花織布則隨時皆可見功爾百姓亦未嘗無紡織

者特游手者過多耳茲本縣於城之西街先設機坊一

處置機牀二座紡車三十架覔善織者每月給以工食

以爲之師所有貧家幼女自十歲以外十三歲以內有

願學者即以三十人爲額即至機坊學習每人給以飯

錢並給以棉花先教之紡次教以織俟其學習有成又

以三十人易之永以爲例並責成女師勤爲教導毋使

偷安倘此局一有成效各鄉鎭皆倣而行之由此家諭

戶曉羣重女紅不惟可以生財亦可以挽茲倣俗矣開

局之期及局內章程另單示悉

勸修道路　周際華

按周禮司空以時平易道路所以便往來也而鄉村里巷亦各有應行之道急宜修理乃人情爭行捷徑不由正軌每從麥禾地中競相踐踏有地之家不得已而掘坑以杜之又不得已而築壘以閑之百計千方竟不能止而應行之正路或茅塞或泥淤概置之不理是以車馬之遄行不利而麥禾之滋害已多本縣每於周歷所見自恨勸導之不先又何怪爾等之因仍不振也夫行不由徑古人慎之此義不可以責諸愚賤而車馬之輾轢麥禾之踐棄雖蠢稚人亦具有心知豈無有過而傷

之者何不各出乃力以救而正之爲此示諭各里大戶
及地方知悉限一月內務於大路所在塌者培之闕者
補之窪者塡之路之兩旁另爲壕塹各寬三四尺不等
卽將壕塹掘出之土壓之路上則路凸而塹自凹庶幾
積潦有歸而泥濘可免驅馳甚利而彳亍無難所謂遵
道遵路者不已見蕩平之極則乎至於田間地角各以
其坎壈爲限毋許更從麥禾中任意行走以禍厥生機
非惟造汝陰功亦所以正人心術也當茲冱寒未至土
脈可疎及此閒暇之時爲之便可收效於來歲是在該
地方不憚勤勞各大戶不惜財力並無財而可出力者
卽以其力助之不得懶惰推諉更不得從中阻撓互相

振作其利豈淺鮮耶倘視爲具文坐視不理或有阻撓生事者定即提該地方嚴行重處而各大戶亦在必斥凜之

勸保甲　周際華

嚴飭捕務以弭盜賊本縣下車之始已剴切申諭至再至三矣輝縣民風質樸尚少奸悍之徒是以向無盜案即或有之亦係外路來者倘無窩主何所藏身是宜以十家相保之法行之庶不致藏垢納汚以滋不靖至於狗偷鼠竊皆係貧民無業始則好爲遊閒繼則難甘凍餒雖屬不得已而爲之然擾害良民實屬可恨是必有窩主熟識門戸導之往來乃敢公然出入肆行無忌而

爲之隣舍者或懼其結怨或懼其干連聾瞶自甘從無
首發賊風昌熾職此之由本縣屢奉 上憲飭行保甲
而民間又慮其滋擾是以自捐紙板刷印門牌合十家
互相稽查一家爲匪十家連坐其首告者免罪又擇公
正者立爲牌頭以率之又飭地方保正甲長以糾之本
縣不時查閱務期其矢精勤不避嫌怨無論鎮市村莊
及零星小戶皆各就其附近者聯而屬之有十家則十
家同牌或五六家或七八家亦可相保每歲屆冬至日
各牌頭酌定戶口赴署塡換不許書役紛紛下鄉滋擾
並不許領牌需索使費其有原牌戶口或經死徙或經
新入悉按實塡注毋濫毋隱俯倘爾百姓同心振作鋤莠

安良則奸無所藏而賊自遠矣若仍蹈前習作自了漢則日夜受偷竊之累至於呈報以求償而爾輩已苦不可言矣況又犯連坐之法雖苦中又苦本縣亦不能爲爾等宥也慎之

勸滅迎神會　周際華

爲酌減繁費以挽愚風事照得巢城舊俗每歲正月間自城裏三關暨各村鎮爭演神會響器喧闐炮雷轟震以致男女混雜舉邑若狂其滋擾之難堪實爾等所身受本縣應卽盡裁以除民累因大儺之禮自古爲然衆姓旣以敬神爲詞勢不便驟行更革然撙以物力之艱難應酬之侈靡婦女之遊觀種種可慮況狃此以往踵

事增華其心㸒心舍力釀成厲階放辟邪侈何所不至
爾輩歷年陰受其累豈其見不及此亦阻於衆好而莫
可如何耳本縣念切民勞於從俗之中寓以變俗之法
爲爾輩暫行酌減以期漸次消除明年自城中始又明
年及東關又明年及西關而後及於南關以一年之所
耗分作四年爲之其省費已不少又自愛之家父戒其
女夫戒其妻不得脂粉豔妝羣相奔逐其省費又不少
響器之設只一二班足矣何必數十爲羣使人意炫其
有炮火連環尤堪驚愕且於例禁有干余已示禁久矣
於此二者節之其省費又不少且能不事繁華去其背
裝除其臺閣則四鄉婦女不願來觀遠者無車馬之供

居者無飲食之耗其省費又不少至於鄉莊鉅鎭原不禁爾等迎神然浮費之端日消月息而不自知也務期及時猛省互相節約以無負諄諄勸戒之苦心實有土者所深幸若仍冥頑不靈肆行無忌三尺法在再不能爲爾等作原情之論矣

勸息訟　周際華

爲杜爭止訟息事安民事嘗讀王士晉宗規謂太平百姓完賦役絕爭訟便是天堂世界蓋訟事有害無利要盤纏要奔走若造機關又壞心術且無論官府廉明若何到城市便被歇家撮弄到衙門便受胥皂呵叱伺候多日方得見官理直訟贏已是吃虧不少况理曲訟輸

受笞杖受鎖押甚至破家辱身冤冤相報害及子孫總之自一念客氣始如能忍氣此心遂平想到訟時苦惱則自然冰釋矣即有萬不得已關係祖宗父母兄弟妻子情事急宜私下調處至不得已聞之於官亦只宜從直告訴切莫架橋揑怪以便問官易於了結得早回家安業易曰惕中吉終凶此是錦囊妙策不可不慎尤須要自作主張不可聽訟師教唆財被人得禍自已當是爲切要予每於聽訟時見許多呈詞只消一鄉保調處便可了事者乃竟極口鳴冤等於膚受或口角微嫌或雞鴨細故或事不干已而出頭架禍或事已漸息而簸弄不休始於不能容忍而其後遂成不可救藥本縣爲

爾輩恨尤爲爾輩憐之用是申明利害以破愚衷嗣後倘有族人興訟則族長與之調停外人興訟則地方隣里爲之解釋留得閒錢好做人家趁好光陰以讀書史不爲客氣所使亦是自已討便宜處如再不猛省花錢受氣任自爲之本縣惟有從公執法力加痛懲毋貽後悔或者謂聽訟不清其源而徒制其流無益也孔子曰必也使無訟乎推原其本在於明德予德薄愧不能大畏民志然每至用罰用刑之際未嘗不深自刻責引咎之不遑也予先自勉願爾百姓各自愛焉

勸修理河渠　周際華

興水利者有司之責避水禍者百姓之宜輝邑東北地

高所慮者亢旱也西南窪下所慮者水潦也北陽雲門
流河等處往往秋水漲盛淹沒時形此自來之形勢使
然然亦籌備之不力也四月廿八日余因公至峪河鎮
適值雨盛初更後地方以獲雨深透報竊喜麥之可飽
而秋之可種也雨竟夜不止昧爽報大水忽至汗漫無
津南北街成渠深丈許入民房者三四尺牆傾屋陷水
勢雷鳴余困於鎮者四日鄉隣音耗不得通水稍殺登
樓而望麥隴皆澤國矣憂危無計詢其故則峪河淤壓
久未疏通是以橫溢無歸致為民害余乃集諸紳而謀
之勸其急時疏濬先捐百金以倡衆皆樂赴旋歸而凡
城等處報災者三十有奇一面據情轉報一面親詣查

勘詢之老農皆云四月水災從古未見此水自太行山建瓴而下沙石飛走麥之受害猶暫也而地之受壓難堪矣聚災民相與籌議類皆束手無策余曰身為民牧而使民受害若此余為何如人耶乃先捐俸為暫時疏通積水之計又為之尋視河流訪聶公舊渠而深之並勸各就其村莊之極低者用地二三十畝或五六十畝不等公眾捐錢買出出夫力以濬之俾永為受水之處庶幾水有所歸不致橫決耳僉曰如此辦理甚善顧因禦小水則可若大水至則南流之丹河壅滯而北下之水勢難消雖輝邑疏通其如獲嘉新鄉之阻礙何也余亦俯首無辭惟請命於天而已

禁飲酒賭博

周際華

爲申禁飲酒賭博以肅民風事本縣自莅任以來於今三載時以飲酒賭博孜孜示戒就中良心不昧悔悟頓開者固不乏人而習慣成風尚未能全行洗革是以屢經犯案身受重懲本縣每於用罰之時隱多不忍之意是何必不得已之事必犯法而爲之以至於逞兇搆禍破產傾家貽害良民釀成惡俗竟夢夢焉不力加痛改也試思飲酒必醉輕則失儀重則滋亂興之所至何事不爲其在縉紳之族已貽失德之羞矧爲暴戾之徒必有任情之舉及其旣醒而後悔之傷身猶末也而禍事且不可救矣其有好賭者自甘匪辟復誘良民鼠伏狐

藏罔知天日此亦何樂爲之耶況乎勝者心淫輸者氣短爲奸爲盜勢所必然人孰無心而忍爲此本縣每念及此深爲爾輩哀之自今以往凡殷實之家及窮苦百姓識文字者勸彼庸愚爲父兄者謹其子弟務使各勤正業同樂康平痛懲已往之愆急走自新之路此匪無閭蒲鞭不作司牧者亦與有榮施矣倘怙惡不悛仍甘積習本縣訪查最密耳目難逃一入公庭定行盡法處治決不肯稍事姑容留作民間之毒爾百姓其共凜之再者巡役地方具有稽查之責如有前項不法情事自宜隨時稟聞以憑嚴究倘敢扶同隱匿甚至從中取利一經查出較犯法者加一倍懲之本縣言出法隨切勿

覩爲具文自甘重咎也

申禁賭博　　周際華

本縣莅任有年懲辦賭案不一而足或自行投首或密行拿獲有犯必責從無寬假近來四鄉鎮市類皆歛迹竊爲爾百姓喜矣乃法可制遠而不可制近訪得城關賭局正不乏人推原其故皆由書吏衙役主持其間羣以爲衙門足恃是以肆行無忌胆敢朋比爲奸而地方巡役亦得借此生財互相隱庇獨不思賭博一事所關最大或索取賭賬剝衣奪物鬥毆致命者有之或無物償還逃往他方短見自盡者有之況愈貧愈賭愈賭愈貧始則鼠竊狗偷繼則糾夥行刼命案盜案半由於此

爾等得受書役包庇以爲可以欺官而不知實所以害
已爲此示仰軍民人等知悉嗣後務宜各安本業痛改
前非立志做人庶免罪悔倘仍蹈前轍一經訪聞拿獲
窩賭之主房屋入官同賭之人責罰備受其有書役及
地方路捕皆加等重治決不姑寬本縣愛惜爾等一片
苦心苟有天良各宜猛省勿待刑罰及身而後悔也稟
之

禁大稱小斗　周際華

爲申謹市儈以重權量以便貧民事照得權量之設所
以昭公平而杜欺枉也大稱小斗法所必懲爾百姓宜
共知之乃射利之徒不公不平率以欺枉相尚[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不按度斗不中律小往大來輕出重入種種弊端害我貧民深可痛恨試思貧民終歲勤勞或履險而採彼藥材或竭力而成茲菜菓或服田力穡乃亦有秋或啼飢號寒幾於無告揆以憐貧之義止宜益寡而裒多傷哉害物之心何苦損人而利已陰謀暗算較蜂蠆以難防活剝生吞比萑苻而更烈竟寬雷霆之擊天網猶疏難逃法吏之誅　王章不宥合行出示曉諭各行店商賈居民人等知悉凡貿易往來及糧石出入務宜各矢天良公平互勸勿爲罔道之謀勿蹈從前之習稱以十六兩爲度量則官斗是遵倘有輕重大小之不一者不妨赴衙門呈換本縣開誠布公念爾有路自新斷不肯誘

汝前來忽置之罰定限一月內一律改換如過一月後仍蹈前非或經本縣親查或被貧民告發立卽照例懲辦決不再寬

禁拾麥　　周際華

爲嚴禁拾麥以靖澆風事照得拾麥之風由來已久亦所在皆然詩曰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此最仁人所宜矜恤而不必過爲禁止者也乃輝邑之俗不惟老婦與寡婦爲之卽青年婦女無論富貧類皆游手好閑不勤紡織一朝麥熟遂呼羣引類阡陌充盈恬然不以爲恥且自恃女流莫之敢拒或偷或搶釀成厲階並不自顧死生如蜂赴蜜如蟻赴羶宛轉乎鐮刃之下

奔竄乎車軸之間偶有擊觸雖死不懼種種禍端不一而足誰爲之父母與夫男者而竟聽其婦女之購禍而不之遏也夫羞惡之心人皆有之爲家主者苟於平昔申明夫廉恥之道悚責以禍患之機雖隋璧夜珠亦不妄取而况乎非我之物爲利又屬無多何其攘奪而不知悔也且使設身處地我有麥而人取之其將何以自處况拾麥之人未必非種麥之人以人取我而深惡之以我取人而遂安之更非忠恕之道尤有異者輝邑之東北則林縣其西北則山西之陵川縣也每當刈麥之秋類多扶老攜幼而來必至十餘日始去合高莊薄壁兩路計之不下二千餘人矣試思種麥之家終歲勞苦

始有此孝乃甘聽他人之拾而加之以攘竊人苟有心
當必不忍本縣每念及此深爲抱恨是以每歲親爲遊
歷多方勸諭近年雖稍斂迹而所謂羞惡之心未必人
人體貼合行出示曉諭自今以往凡遇有林縣陵川縣
來者概不準收留使彼無所住札自然不驅而退而本
鄉之就近者祇許鰥寡孤獨窮而無告之人拾之倘有
年輕婦女不知愧悟仍蹈前非除本縣密查懲創外該
地方一有所見卽行稟知並將該婦女之父兄夫男一
體送究毋得扶同容隱自取罪戾凜之

禁夜戲淫詞　周際華

爲隨俗正俗以挽澆風事照得民間演戲所以事神果

其誠敬事修以崇報賽原不必過爲禁止惟是賭唱者多則游手必衆聚賭者出則禍事必生且使青年婦女塗胭抹粉結伴觀場竟置女紅於不問而少年輕薄之子從中混雜送目傳眉最足爲誨淫之漸更兼開場作劇無非謔語狂言或逞妖豔之情或傳邪僻之態說眞道假頓起私心風俗之澆皆因乎此本縣前已示勸酌於農工告竣之秋各村莊祇許演劇一本並嚴禁夜戲以防盜賊以靖賭風已極叮嚀之至爾等各具心知宜其大加謹飭乃喧闐之響震及紅塵燈燭之光明如白晝馳情歡樂竟忘子夜之籌任意詼諧不惜盜淫之害本縣引躬自責未嘗或啟其端爾民舊俗相沿何至一

成不變與言及此無任隱憂爲此申諭鄉城士民人等知悉嗣後各村莊報賽田功祇許仍前演戲一本如或過演即將首事者加之懲責其所演之戲務擇古人之忠孝節義足以激發人心者演之庶幾歌也有思哭也有懷亦未始非易俗之一道若肆行謔笑語涉邪淫仰該管地方驅之出境毋使誘我良民倘再不遵一經本縣私訪確切先將該地方從重究治決不姑寬誨爾諄諄幸勿聽之藐藐

祈雨　周際華

天久不雨祈禱無靈惟宰官之故累及農民或刑罰不當或聽斷不明或貪求不足或酷烈不仁皇天宣怒咎

此甘霖胡不惟宰官是罰而波及於蒼生自今省過遷
諭鄉民凡有暴骨速使我聞我即收埋以慰幽冥以贖
罪悔以希萬一之幸或其鑒此愚誠

百泉紀遊　　　　　查人渶

河南有伊闕河北有百泉皆以水得名而百泉爲勝泉在蘇門山西北麓從地穴迸出纍纍如貫珠不絕至水面以次滅有聲或數寸一穴或數尺一穴疎密大小以陰晴早暮異水極清即明眼者亦不能指其穴但見珠出沙中耳溶漾成方池東以石橋凡兩孔激爲驚湍過方丈許平衍浸灌作魚鱗紋然日夜不息水底荇藻順流梳刷如翡翠翎時一驚動儵魚蝣蜞游止其間閒履

聲不避自石橋以東方廣數頃浩浩瀰瀰泉珠沸處如微雨點水但見圓紋蓋望之漸遠有江湖洶欻之勢此所謂衞源也泉之南爲淸暉閣居水中而偏左古柏十三株樛枝連蜷深含烟靄環拖畫樓飛檐倚碧涼風颯然盛夏似八九月四面有亭或遠或近以紆迴其流閣之南有橋又南爲處舟又南長橋東走上籟以牆下穿十數孔牆以結亭臺之構孔以通水澤之利又南爲白露園石闕凸出水邊對面金壁晃耀爲神廟爲碑亭嘯臺踞其巔自南岸仰之臺爲亭蔽至則亭在下西望太行石壁插天奇峯如削洞開谷隱陰陽倏忽時有白雲橫截山肩山頂石色深黑疑浮空際若數點蒼烟回看

方山韭山軒翥鼓鬣逶跂雙入瘦驢諸峯嶺而近爲燕門延秀焉乙未夏日余甫自洛陽歸役於掛勾留數日百泉主人告余曰子知斯泉之勝有不可變者乎曰有山水自然之妙造物者所設施也曰我守此十年今將去不知誰爲代者何斯泉之不我與而令我悢悢於心乎余乃詢諸他客前七八年時過此見岸圯土壅先賢諸祠修築方始翳朽未盡去流波未盡暢也又云三四年前清蹕一闓榱棟未整無論亭榭之輔翼也卽近一二年閒嘯臺舊址猶在榛莽瓦礫中未有碑亭之焜煌聳峙於前也然則此十年中月計加築歲計增華如營私居一日必葺足與斯泉並不湮矣使後之人而賢且

將日闢之以宏規制焉知來者之不如今後之人而不賢則將淤之塞之任其摇落而毀棄之曰無使四方賓客及宦游兹土者來游來歌以煩車馬飲食之費而以專子孫室家之謀亦事之所或有者也遂相與臨流嗟歎迴旋久之幷囑余爲文以記百泉主人者邑宰周公石藩也

